



篁墩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二

序

贈三氏學錄孔君序

成化丁酉春銜聖孔公上疏言三氏學官闕員族人公璜有行有文請
注為學錄上京師吏部以聞詔可公璜字輔文宣聖五十八代孫也
治任東歸凡姻于孔氏者醪而餞之又過予請贈之言謝不敏不獲則
告之曰聖人之言具在方策學者所共習也雖得之有淺深小大皆足
為教養之資顧予之無陋縱強之有辭亦輔文之所前知者矣將何言
仰惟我

列聖於宣聖之宗于世祚為公開府置官屬得自辟三氏學其一焉學
之為師者不考績為諸生者不貢試優游卒歲視諸王府近世始更
著令考績貢試比于郡縣學提學按察官得臨之蓋因時制宜勢不得
不然則今之為學錄者視昔加難矣且郡縣學之師徒誦法孔氏云爾

非其後之人諸生亦雜出于兵民子弟不必皆聖賢之裔或不副其職人尚得訾議之曰非孔氏之徒也而况輔文乎如使聖賢之裔有一之違越禮法學行後于庸衆人則人責備其師矣又况主盟者聞其賢而舉之則夫酬酢事變周旋禮文固將挾之自輔以求立于無過之地不思其難可乎輔文之考經伯正統中為學錄曾祖克堅仕元遠祖頴度仕唐俱為祭酒而安國仕漢為博士皆師儒之官其聲光播于史牒家乘者炳如也輔文淳行篤學雖漸漬乎其先世者有素是職之舉無難焉然未可以自足也踵芳邁烈由考而祖又上之以闢于頴達安國之堂與使禮庭之訓勃然一新于鄒魯之間斯下無負聖孫之推薦上無負

明天子崇儒右文之優渥矣經不云乎惟數學半北贈言者之意也輔文勉哉

山川鍾秀圖詩序

新安山川甲于東南而婺源又一郡之勝晦菴先生文公朱子之闕里在焉初文公父子生時有紫白二氣出家之井中宋號曰虹井建亭其上其後韋齋因仕而家于閩迨元至正暨國朝洪武有司皆請還其手孫一人于婺源俾奉祠墓曰湛者距文公八世矣用長子穩貴封戶部主事穩起進士歷浙江都轉運使景泰中詔錄朱子後於是居閩者曰挺世為翰林五經博士居婺源者曰楸世為國子生楸於穩挺兄弟也歷餘杭永年丞兩派並顯于時而推其慶之所繇來則婺源其祖也考之朱氏家集韋齋嘗以紫陽書堂鏤其印章紫陽蓋新安之名山又聞之長老淳熙中文公歸展祖墓慨然思返其故廬因挾西山蔡氏與俱蔡氏雖精于堪輿之說而實則閩產力勸文公還閩則二先生平日眷二于新安之山水可知已噫大賢君子之生其身繫天下後世斯道之絕續其後之昌否皆天也豈悉假于一郡縣之山川哉然尼山禱而得宣聖有賢嗣人世不失爵則地之靈或相之亦理之所有者吾

以是訊井虹之說焉雖然陟降于廟庭行視其丘壟使觀者指其父子
兄弟紆金拖綬相望于松楸俎豆之間而曰斯山也斯川也其秀之所
鍾如此則未也賢者之後固有在彼而不在此者夫朱氏之言著于書
而行傳於史天下後世人知誦習之而况其子孫也哉矧簿尉茶盞之
職二先生皆嘗為之迹其舉措無非道之所在苟為子孫者言行不失
其世守則豈惟名位之進足以榮一時將赫然增輝于故鄉山水而六
賢君子流澤之長所以出乎天者愈可徵矣湖廣按察僉事汪君希顏
於朱為媿家既作山川鍾秀之圖以贈永年又託諸公賦詠之而以走
新安諸生也請為之序

送孔君廷佐知環縣序

環於前代為邊州宋至以重臣開府控諸路以扞夏金國初天下平一
西土歸於職方乃易州為營偶慶陽蓋自是令於斯者晏然與其民相
忘號為善地中世以來有孽虜潛于河明之我西鄙而邊人燕安虜稍

得志以蔓于內地若環則亦嘗有小警焉權募既興奔走不暇由是繼
今者始以環為難

今天子嗣位十有四載屢勤兵于關陝諸將遂以捷告而虜益衰環益
壯鄧之孔君廷佐以諸生待次吏部而得令于環予與尚寶丞李君士
欽皆於廷佐有葭莩之好則相與慶其行曰甚矣廷佐之宜於環也何
哉業本于世守而才成于積學廷佐之先家靈壁其曾大父烏擲府君
從

高帝起江左自將五千人北渡取鄧州而城之創官府綏流入戡群盜
掌兵民之政者十五年後雖去之而鄧人懷思禮其子孫之留寓者不
衰廷佐在諸孫中翹然秀穎得諸其家者既深而又發跡庠校通經術
友國士以克其所未竟使環如昔者之難且將易之而况戎馬載旋河
外無事治環之蹟固有不煩于勞求遠睨而得之者矣雖然吾安思危
相古所戒廷佐往哉劬農飭吏之餘按行其山川與其故砦遺城之下

進其父老以考知前代扞守之宜暨我朝更化以來治狀難易之故
凡事力可及者罷行之其大者或專達或舉以副行部者之周諏使因
廷佐而有取焉以福環之人則究其所施以無媿於祖武者將不止乎
一令矣廷佐勉哉

贈覺義祖庭上人序

我國家董正治官於内外文武諸司悉准古制又以釋老二氏前代
處之無定法而祿其徒也無定員故或尊禮之太勤以至于速咎或偏
重之并彼抑此使不相能之二者皆非也於是定京師置僧道二錄司
隸禮部秩視六品又置僧綱道紀司于諸府二正司于州二會司于縣
並隸二錄司俾率其徒事其事以自別于齊民蓋

高帝之仁如天地之覆載雖荒裔之遠外者思有以緩之俾無一夫不
獲其所而况老子中國人釋氏之光本慕中國而來者乎故不問其說
之何以一切以官府處之由是二氏之徒得相安于德教之下而無過

龜之虞偏重之厄者我

高帝之仁也祖庭上人良家子不樂昏宦而從釋氏者游其師曰翠岩
仕為錄錄右講經翠岩之師曰本宗仕為僧錄左闡教習以能官名于
時上人既得衣鉢之傳遂出游四方廣其見聞以求所以嗣其二師之
業者既乃浩然返于京師於時御用太監傅君方肇建大利于都城之
北西湖渠請于

上賜其額曰廣慈爰特薦上人為僧錄右覺義使兼住持上人於是可
謂能嗣其師之業者歟雖然正會率其州縣之僧以聽于綱之率其府
之僧以聽于錄猶令率其民以聽于守之率其民以聽于中朝之大
臣也其秩雖甚懸絕而正已率下以求盡其所當為則皆然已反是豈
有不于憲于官府者哉上人勗之仰思我

高帝之仁以無替

上之寵命則庶幾乎有光于所師而不忝其所舉者哉錦衣戶侯趙君

廣本大監公之客將而予赴兩試之館人也將合所知者以慶上人固請予為之序

送湖廣布政司參議林君序

今之升朝官惟戶部所理諸場廩帑歲自京畿以達四方其事比諸曹為繁難于部十有三計官屬常五六十人其轉遷比諸曹為濡滯故仕者憚君之居之而有成績被顯擢則其人可知也以予所識若林君允吉其一人焉允吉以一經試魁其鄉既而舉進士為工部主事天順中覈群王於荆湖荆湖之人稱之至今其在戶部自主事進員外郎中課其績蓋二十年矣部長貳任之不疑而察察推遜之無後言其有所歛散通融終其去而下人罔敢曉者其為人如此成化戊戌之秋吏部舉之遂拜湖廣布政司右參議奉 聖書專督區賦焉蓋吏部之不忘其前政也者懼 朝廷用枉其才也允言將 陛辭就道其同官主事君文遂合鄉人出祖之請予言為之贈予觀布政司古方伯之任自

使以下皆尊官然其往蒞率以部牒行惟兵馬食貨繫國用之大者置官專領則特降 敕以告諭其人焉蓋重之也昔文王罔攸蕪于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是訓用違而尤謹於吉士之求儉人之戒哉

朝之任法與人蓋躰諸此然則允吉之膺慎選其不思有以副之可乎荆湖地數千里視諸司最大又多羨腴之田其民樂土而厭他徙獨其西南境二廣貴州者也控蠻之師西北境陝維者多流人其間蓋不能無坐食之費轉饋之勞則起而為之所者非允吉乎其誰屬之允吉閩人外若長厚而內廉隅處事精覈其於職務之難易敏簡與其進之遲速小大蓋無容心焉久矣其去之荆湖固當益修其平生堅其守弘其施以不墮其舊望而卒有以副乎上下也他日績成而來加再命三命之 宥焉以增輝其鄉邦而成予之論亦固有可以前卜者哉

贈同知徽州府事張君序

同知徽州府事張君拜 命之明日子往候之 國門之外之寓舍君

留歎焉語馴而色溫心竊幸之曰豈弟之君子也我徽之民庶幾其有
瘳乎時通政參議李君和在坐屢顧予曰張君昔判我彰德其政也不
亟以困民不徐以廢事彰德之人頌之至今去而佐徽子郡之幸也
敢竊以為賀又明日行人洪君漢與徽之仕者相率而過予曰漢嘗奉
使道出黃州識張君蓋及其境則士民相與誦其倅之公平漢謹識之
今起而佐徽我郡之幸也敢請所以賀予不敢當曰我聞張君之治彰
德也巡撫都憲廣平賈公上其政于朝其治黃州也巡撫都憲太平
吳公江右劉公又相繼上之蓋更兩任踰十年前後不易其守故吏部
長貳重其人奏其最加大夫之命焉以幸我徽人則張君之功名固
已升諸廟堂通于

天子可以聞四方為後勸其賀之也亦奚假于予言雖然我輩皆徽人
也若徽之詳則豈非張君之所欲聞者哉夫徽南畿之一郡耳僻處萬
山之中非徃來通達無心送之擾征役之繁其四民各安其業而良賤

秩然有等差無游惰之習賦之風若上之人以無事臨其下則下之
人以雖事應其上而徽之政成矣夫繁簡之宜筭良賤之序一切拂其
下之民以求異政則徒見其紛惟日不足而曰徽不易治此豈徽之
罪哉張君連治二劇郡有聲焉其何有於徽而我輩獨不能自己者愛
助之意也張君其終聽之君名英字廷傑陝之金州人其先君子嘗為
浙江都司都事君侍奉焉遂以鄉貢進士入仕而後此名位之來者蓋
未艾也

東谷遺稿序

東谷君死西事之又明年予從其壻錦衣指揮使孫璉求其平生之稿
得所謂五雲漫稿風雅遺音蛙池鼓吹演雅秋聲東谷集者若干帙大
抵皆零落之本也云自其家東歸時失之而又聞亡于借者之手故所
存止此以予平日所見東谷詩文之可傳者蓋多不在焉其亦有可惜
者矣臨卷慨然為就其中詮擇之得諸賦詩若干篇文若干篇登之為

十五卷付錦衣君東谷繼子府軍術鎮撫齊俾刻以傳未幾兩人者
相繼物故鎮撫所生父胤嗣東谷之母弟也來自江南為即其工焉予
觀東谷君必往之氣高世之才當其抵掌雄談奮籌長嘯謂世事無足
為者固自以為一代之人豪矣而志卒不遂以身殉過於此蓋有遺恨
焉豈獨以是稿為輕重哉或乃以東谷之可傳者在此而不在彼何也
豈夢觀者有定見而厚善者固有所不知邪雖然是非不定於身後而
尤有望於千百世之下則其人可知已予於是蓋有感焉東谷姓湯氏
諱胤勛字公諫濠梁人故開國功臣東甌襄武王之曾孫初用周文襄
公薦入京師又有胡忠安公薦迎 裕陵于沙漠晚受知于李文達公
歷僉都指揮事充太將守禦延綏西路以終

椿萱齊壽堂詩序

人生之最可樂者蓋莫如具慶若既賢且貴而又偕老于一堂之上不
尤難哉元揚仲弘壽誕國吳公之詩蓋具有此意味其詞想其人亦可

謂善頌者已三山林太史身大折其首句十四字為韻與稽紳大夫各
為一詩以壽戶部員外郎葉身叔通之父母莆田吳太史汝賢又總十
四韻為一詩離而倡之鏗乎其金之始也合而和之曼乎其玉之終也
諸君子其又可謂善頌者哉叔通之獲是詩也將萃為一軸馳歸為親
壽以詩必有厚請予為之叔通之先徽之休寧人迨其祖始以客遊而
家于閩故登科之記猶署其籍曰休寧云予家亦休寧也與叔通相識
于京師而知其世之詳蓋叔通之父仁甫君最孝友嘗追慕其親作官
林風木之圃人重其志為詠歌之嚴事其兄凡資橐能以取而多讓然
愛育其從子與子等無厚薄也別墅之間有古松數株引泉作澗徜徉
其中自號松澗道人其高情逸韻於者尚之而其配林君復以敬正慈
淑之德佐成其家蓋凡閩之為父母者有不如志輒相與歎曰安得有
賢如葉翁林姥而家之不淑者邪其後叔通以進士歷官戶曹嘗歲化
乙未之歲用考績書最恩受 敕封父為承德郎母為宜人奉品服以

華其身積郎大夫之祿以供其養而兩君俱年六十無恙在堂蓋凡鄉之為子者有不如志輒相與歎曰安得有才如葉氏子而親之不樂者邪所謂具慶而賢而貴而壽備一家蓋一鄉樂如葉氏者誠寡諸君子之詩其果謂之善頌不誣者已叔通方以其孝術進于用名位之來益高則二君受封命之榮益多壽益臻德益邵其樂當益有大焉能言之士聞其風而播之風二乎益且有不能自己者哉予聞之莊子大椿以兩八千歲為一春秋本寓言至宋人有一椿五桂之句乃始以之况父而兼致壽意詩焉得謾章言樹之背二北堂也禮婦洗在北堂而醫書又稱萱草為宜男萱之况毋殆取諸此然萱謾實不可以相通說文萱一作葎蓋自唐改古文六經說今文而遂易葎為萱也不知者乃謂謾為本字萱為俗書豈其然哉因序此堂而并及之蓋先義意而後訓詁亦著述之禮所不廢哉

慶通政使司右參議王君序

璽壁王君必照與子同舉丙戌進士第出知江西樂安者三年其政有成吏部請于

上而召之遷授監察御史一日奏事奉天門下音吐鴻暢舉止不愆上為之動容既退朝薦紳大譁輒相與問奏事者為誰蓋王君之名一日播諸朝而聞四方久之鴻臚以少卿缺聞

上注意焉不果成化戊戌通政以參議缺聞

上復注意而吏部適以君名上遂拜命焉廷謝之日薦紳又相與嘖嘖曰宜哉王君當是時吾榜之士為御史者最盛於是楊君維楨屠君朝宗合諸同官之意請予言致其私予不得亂則告之曰虞廷九官龍為納言中古以來置門下省與中書尚書分宰相之責蓋即今之通政也夫中外百司章奏文移叢至山委一二審之以告于

上而下之所司又受其成一二審之而後行天下嚴矯偽之防謹功緒之稽固非一二人所能理者故有參議兩人分日蒞事以副其長貳其

出入謀議進退 恩禮率與六部均苟非其人則固不足以當

上心協士論而王君通經李古為名進士律已愛民為良吏守法盡職為才御史其聲稱在人非一日也蒙知遇而被顯擢固所宜有豈獨以其言語之暴于外者哉然竊聞之舜命龍之詞蓋深懼夫諛說殄行震驚朕師而望其出納之允則其責任之難可知已今之通政古之納言其職雖稍不同而士君子抱軀用之孝懷致澤之志則固無所往而不究心焉矧於食大夫之祿日對揚于

天子之庭者哉王君勉之崇階 猗恩所以待成績于異時者蓋未艾也

存思四詠序

存思四詠一編薦紳大夫士為蕪錫人華春所作者也初春之祖源長有至性嘗刲股以愈其母顧氏之疾不幸年二十有六以卒鄉人稱為孝子源長之卒也以子厲其母而不及其婦鄒氏鄒以夫之未諒乃心

也乘其疾未革潛入室自經時年二十有二鄉人稱為節婦遺孤本常才三歲賴顧氏教育之北成而顧亦去世矣本常以早失怙恃而不克竟其祖母之養又不克顯其母之節題其所居之堂曰存思感憤終其身計華氏自顧以迨春蓋更四世歷數十年音容不接亦已久矣而春方且拳二焉思慕之不忘亦可謂之賢也已四詠者其一曰託孤撫胤所以著顧之慈其二曰舍生明志所以著鄒之節其三曰烏鳥私情著本常之好其祖也其四曰陟岵瞻墓著本常之孝其親也慈節孝義萃于一門在 朝家當被之旌典以勸一鄉在史氏當為之立傳以風一代固不以四詠為重輕然朝典史傳其所繫在一鄉一國者公法也非其子孫之所得為也旁求名公碩儒之詠歌補其事於後以存其思者家法也豈非子孫之所當為者哉豈曰補家乘之闕而示人觀美者哉子嘗考南齊書有華孝子寶方八歲時其父當成長安與之約曰俟歸為爾上頭其後長安陷寶年七十不冠人間之輒號痛弥日蓋凡蕪錫

之華皆出寶後而源長之高祖鉉仕元為都功德司都事早世其配陳
至老不奪志當時旌其里曰貞節之門然則華氏之懿節孝義所以開
於先者非一日矣宜其繼於後者代不乏人焉如此記云致愛則存致
懿則著詩云永言孝思孝思維則其華氏之謂乎春淑慎好文有故家
誦厚之風蓋華之佳子弟云

西巡紀行詩序

詩有六義而風居其首焉故先王五年一巡守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
因其聲之正變以求俗之澆淳而國之治忽從可知已中古以來巡守
之禮不行乃有繡衣直指採訪觀察諸名猶號觀風之使
國朝歲命盜察御史十有五人巡按四方所以酌古今之宜廣求治之
端也我外舅御史公志德先生以成化丁酉出巡山西蓋自其始至黜
吏之不法者若干人破獄之不决者若干事恤民之隱興俗之善所以
罷行之者不遺餘力蓋山西之仕者服其公而行者歌其化居者恐其

去而幸其復來也先生既受代東歸走伏拜于邸第得其紀行詩一帙
于橐中而讀之則仰而歎曰此先生之所為有得于西人者與記節候
之過續道山川之險易與其間賦畝之苦樂豐歉蓋凡耳之所聞目
之所擊口之所咨諏者一寓之詩雖近代之聲不能不互出于正變而
忠君體國之念藹然詞意之表可以觀民風察吏治不必工而自工者
也彼世之言詩者率不過流連光景嘲詠風月其弊至於蠱善人而壞
雅俗則先王陳詩之制如之何其可廢哉有編 皇明正音者擇此卷
之詩而附入之以備六義之一牀當必有識者為之盜賞小子焉是以
知之謹為序以授公子珍俾什襲而藏焉

送湖廣按察僉事汪君詩序

成化丁酉之秋吾友婺源汪君希顏以山西按察僉事服闋改湖廣刑
部員外郎黃君宗器行人汪君仁夫於希顏有鄉族之雅約薦紳賦詩
道其行而予為之序焉湖廣楚地延袤數千里視諸司最大所轄府州

十七術所三十有六而按察者得以時刺其吏之勤惰平其刑罷卒其
事之利害士君子至此亦可謂得志之秋矣雖然察峒壘區相望于境
內而荆襄故地又易以變 朝廷長宿重兵簡命內外文武之臣彈壓
之悉開懷府與三司共治武昌則為三司者職務繁勞亦不可不謂之
難已夫蠻夷盜賊恒起于訟之不平政之不理與吏之不得其人嗣歲
以來乃以征苗之捷告而盜起岳鄂之間至燔劫官府戕殺其吏民勢
以滋蔓

明天子蓋不無南顧之憂跡是論之則湖廣四境之責按察首事無所
與亂者希頴以春秋舉進士歷刑部主事員外郎嘗奉 詔治獄于四
方亟有聲稱又嘗試其能于山之西其於湖廣固優為之然古君子恒
恐衣得盡其忠而時之難易事之繁簡已之勞逸弗計也吾於是知希
頴矣當其提印分巡專制一道慨然耻其四郊之多壘而周思其職務
益任其長官以飭予其所部文武之下吏使其訟清其政平壘夷不興

盜賊用寧而 廟堂益無事乎且豈不庶幾與古君子同其功名哉以
薦而升循次而遷皆無足為希頴道者考諸公之詩意亦多與予合蓋
不待序也

無逸子詩序

句容有凌永澄先生者躬孝弟之行而旁力於衆善至于老弗衰因自
號無逸子其鄉之人無間旌倪亦合口一辭稱之曰無逸子翰林學士
丘瓊山方職太史采其事為之立傳好事者聞江南之有是人也多為
無逸子詩由是無逸子之名益暴無逸子之子鄉貢進士傳土禮部以
其所得編次成卷奉以見予予讀之竟則為之慨然良又曰世降俗偷
人之去道也益遠故有逸於其身而勞其心者有勞於其身而逸其心
者身心之勞逸相乘而人之德偽繫之矣若無逸子則固勞其身以逸
其心者與予竊怪夫世之頌無逸子者皆徒知其無逸而不知其有逸
存焉爾周武王受冊書之戒退而銘諸几席諄諄乎敬怠義欲之間衛

武公作抑戒之詩以自箴而尤致力於慎出語敬威儀考之當時二武皆年九十餘而不自暇逸者如此二其卒皆以聖稱而記禮編詩者謹取之以垂訓後世者也無逸子以而為士喜誦法詩禮今年且八十其有得於斯乎否耶夫既以施諸身又以成其子而不失其令名其心休休焉其資固近於道矣宜乎聞之者有取於其人而詠歌之也彼利趨而欲征以求逸其身而勞其心者讀無逸子之詩考無逸子之行其不慨然有感於是編者幾希

戚里重慶錄序

今戚里中以敦睦好文稱者曰孫氏孫氏之耆彥曰壽樂翁為之父雪亭君為之子當成化戊戌秋八月丁巳壽樂翁年七十而雪亭君亦年五十矣雪亭之子願奉其父與其母周淑人舉酒于堂為翁壽甚樂已而親鄰畢集以次稱慶彌月未已相與嘉羨歎慕其相孫父子一時慈孝之盛因天書其堂曰重慶願徵諸聞人而得賦詠若干篇彙次成快

題曰戚里重慶錄錄梓以行而以序屬子孫氏世家山東鄒平壽樂者翁別號也名績宗字光裔故贈會昌侯諸孫太師安國恭憲公第四子聖烈慈壽皇太后之母弟昆季子姓自大傅大總戎而下以勲戚並進官禁衛服金緋者十餘人翁歷事

宣宗

英宗暨

今上皇帝官錦衣金都指揮事歸然叔舅之尊而不驕當

宣宗臨御日奉宸廑躡翁必在行賜賚駢蕃不可殫紀其大則龍

敕鳳詔著衣繡鎧番國之貢刀秘府之圖籍內地之嘉畛名園翁必預

賜隱然以國之富而不侈翁嘗侍射上林馳馬左右發皆中

宣宗稱之曰奇才而

英宗復辟翁兄弟擁佑之功居多嘗一將命往詔臨川王入奏稱旨居然良將之能而不伐蓋翁之所得如此故慶之鍾其身則既壽且

康樹于後則由子及孫非偶得倖致者比名堂之意於是為稱而賦詠之作不可無傳也雖然慶本于善之積壽富康寧主于德之好然非上有膺乾錫福之君則亦烏足致之是編之行使居戚里者知皇太后以備德盛福誕重華之主啓重熙之運推一人之慶而錫萬邦其聖善所積遠且大焉如此孫氏獲際其盛而尤於壽樂翁父子見之誦其詩想其人益思秉禮奉法為植身保族之基而以驕侈陰戾為戒則是詩雖出于一時嘉美歆慕之餘其所以範于孫警流輩而興起其尚齒好德之心將不有大焉者哉豈徒著觴詠之樂而已翁性清簡喜儒素種竹甲于京師予每過之必留款涼陰蒼翠中竟日遊從歌嘯之適不自知其身之貴且老也雪亭君名瑛字廷璧其官為錦衣指揮使以雪亭自名思與文人韻士角而遠外聲利所以承公羽之慶而略其後者未艾也願字養正益敦睦好文如其父且奉二于是編尤可謂孫氏佳公子云

筆數十二詠序

凡我程氏在新安者其先出梁將軍忠壯公二之生也甚異嘗手殪妖虜以奠民居起鄉兵以拒侯景遂為大將屢破魏周之師而卒于軍其卒也尤異鄉人感其全郡活民之功相與祠焉水旱疾疫雷應如響自宋以來遂奉以王爵而神事之今千餘年矣子孫益盛鄉人之祈報益嚴礼所稱以勞定國以死勤事而兼有禦寇捍患之義者殆公之謂乎公本居休寧筆數後割其地以畀歛凡窀穸壇壝之所奉與一臺池之所遺一木石之所峙居人過客尚能歷三指其處于山之椒水之澗類有川靈河伯為之呵守禁術而莫敢褻焉其盛烈在人如此走不佞庶者獲請于朝來展墓于故鄉始克伏拜祠下顧瞻徘徊得遺跡十二處病其散出無統也各為一詩而繫之事奉以質諸大人大人甚喜俯而和之諸昆弟子姓與鄉人寓公聞之亦群起而有作焉遂成巨編入書一通藏之家以示來者嗚呼公之盛烈豈行小子有所稱述而後燁

然于世哉特其存歿之間所以獲乎夫而歸然炳靈獨異乎衆庸人者
或逸于史氏而未書或登于郡乘而弗備或相傳于故老而失真者取
是詩以訂之將有裨于盛覽之萬二云爾成化十四年歲次戊戌冬十有
二月哉生明三十四世孫敏政拜手書

贈朱克紹處士序

徵歛大夫以成化己亥春正月望日率鄉飲之禮于孝中而歛之入有
朱克紹處士者與焉屬酒之際介僕相與遜其坐郡縣大夫相與嘉其
來孝官弟手相與樂其食禮成又將相率而致敬于其廬則使僕來請
曰願有乳焉以勸於故鄉之老者時子方以 賜假省親南還蓋未及
識處士而得之人曰朱氏世居環溪之上有希生君者以文行稱于時
號止足構亭以居而佚老焉故大司寇楊公實銘之處士其孫也性淑
喜聞孝嘗出遊西京以及吳楚齊魯之邦浩然來歸却掃一軒以事
琴號及稱聞之者曰雅哉朱君親之喪盡禮斥浮屠法不用結廬墓

側號慕菴見之者曰孝哉朱君妻蔡黃節嶺及徐潭諸畏途以濟徃來
割汪村林地以瘞貧者號義塚過之者曰義哉朱君由是處士之賢隱
然蓋諸乎一鄉故鄉飲之行也郡縣大夫禮之莫敢後焉夫鄉飲之禮
所以示敬讓而明教化者也敬一人而民不偷讓一人而民不爭不偷
不爭教行化成其繫于王政也甚大使夫齒德之爽者一或位其上當
其人則幾何其不為虛文也哉觴豆之間可敬可讓若朱處士者其無
愧矣孝官弟手從而張之是故君子與人為善之意與孔子曰吾觀於
鄉而知王道之易二也由一郡以占海內則我 朝

列聖涵煦滋久教化事典當不有大老者舍哺擊壤以歌太平于春風
上屋之下者乎輒因處士而置思焉處士凡九男其為郡學弟子員者
兩人曰祺祐皆淳謹好修當顯其家于異日云

壽汪君尚愉夫婦六十序

予以舊歲及請于

上得省祭歸新安抵家之三日即伏謁先世祖塋忠壯公廟于篁墩行
視墓田所在則程氏子有居長翰山者以所居相述世掌其長翰之
程雖多名瑞者能歷二指示忠壯射衣禦寇諸遺跡蓋不負吾族手
矣明日又進謁唐越國汪公廟于烏聊山蓋二公者皆有大功于新安
故廟至今子孫繁盛亦畧相等嗣歲之春予還京師諸族人子弟多送
至浦口別去獨瑞依三有不釋然者又明日至淳安拜請曰瑞之外舅
尚愉汪君亦出越公後其人以好禮尚義聞鄉閭鄉閭人謂之長者今
年蓋六十矣其生在五月十有二日外姑鄭氏進士永清令行簡之女
與外舅同庚其生在十二月十有五日偕老一堂樂有子女之奉而無
衣食之憂顯宗長賜之一言蓋程汪世姻家子平生所為致慶者惟汪
氏得文字最多自予之南歸也以 賜假甚逼諸應酬之作皆謝絕之
獨以瑞尾舟而來其情真其請篤故莫能亂焉新安在萬山中其人樂
耕而務冬歲歉不轉徙良賤有等差故人家世族得相保而不散若程

汪其尤也山川四塞風氣厚完人食其上以有生者多壽以予所聞見
考之若潛口汪氏橫岡胡氏之老皆以九十被冠服之 寵又有節婦
葉氏至百歲乃旌其門其壽蓋不獨聞于鄉而遂通名于
朝堂之上如此况於先世積累既厚而已之德又足以延續之考乎吾
知尚愉夫婦之壽田六十而踰七以望八九又或至于期頤蓋未可知
也因書以授瑞俾書以張其堂為稱觴者先云

志雲先生集序

志雲詩集若于卷錢唐方先生之所著也先生名冕字元服別號志雲
雖家錢唐而居金陵最久少嘗有志為世用中弗利于場屋乃盡棄其
所習大肆力為古文亂有聲播紳間正統中翰林侍讀李士石溪周公
以其文行薦于 朝不報先生益潛心六籍以及百氏之書開門授徒
無復用世之志時周公分院南京職務清簡約先生數人者為詩社日
尚羊乎白下山水之間故先生雖諸制作皆擅所長而尤莫如詩也平

江侯陳莊敏公受 詔留守南京雅知先生復薦之俾授諸子經於是始有訓導之 命莊敏既沒先生亦且秩滿其嗣子平江伯陳公懼先生一旦去已失所師資上書請留於是再有教諭之 命成化初公視師三廣既又以漕運之節駐淮陽凡易兩鎮先生皆在行由是南涉湘踰五嶺下蒼梧以盡百粵之地比渡大江歷重湖徃來徐邳以極楚之故疆所與皆名公碩儒所聞既廣所見益壯而詩益昌是以鳴一時之盛矣公於治戎之暇取先生之藁各以類從輯為是編將刻梓以傳屬予序予閱之累日而得其大端其詞豐其語密其格調皆有所從來非苟作者然竊聞之三百篇而後若楚之騷若漢魏之選邈乎不可及矣叔世以來詩愈變而格愈卑惟唐杜子美力追古作號為正宗其次則揚伯謙所輯唐音詮擇精審成一家之言談者尚之先生風神清峻性資淵穎而又加以奪問之功固自以唐為師法思有以薄騷選上求風雅之遺極其才力所到遂超作者之域有如此者良可傳已然子美風

與嚴擬之善擬之手武為劔南節度使子美在館武厚遇之而未嘗事以執友公世勲之曹貴為夫將於先生執弟子禮益恭過武遠甚觀其分閫于外懋著聲猷凡入一朝有所論建一皆剴切可舉而行退坐幕府往二進其遺老講求民瘼或從賓客歌投壺以適其所適居然古儒將之風考其淵源所自其有得於兄師友者深矣跡是觀之先生之所為可傳者豈獨詩哉雖然詩心聲也讀其詩逆其志可知其人此公所為拳于是編者與昔有評子美者謂其入蜀晚年之詩尤精蓋涉歷之多也今先生年七十矣平生足跡亦不為不遠精力方健應酬不衰異日詩之所成子惡可得而窺之哉

恩養堂八詠送王世英負外南還序

皇明以孝治天下凡庭臣之離親父者許歸省親老而無他子者許歸養著於令蓋曠典也戶部員外郎王君世英家於閩有父年八十在堂無他子而閩又去京師最遠音問孔艱乃以情上得如令拜

恩而南且預以恩養為其堂蓋志喜也同年友禮部侍郎施君厚而
下九人私世英者亦為之喜本其意賦 恩養堂八詠道其行而退子
序之予聞諸孟氏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
以天下養者天子之孝等而下之則諸侯以其國養卿大夫以其家養
可也自封建之法廢而諸侯無食邑卿大夫無采地則以
上之恩為養者孝不已至乎世英嘗以孝最 恩受褒封養其親之志
文積有郎大夫之祿養其親之口體其 恩養也固矣而猶為未足
解其臣軼而退侍親側欲奉其晚歲之懽如嬰孺之為者使其親
之而壽益增身益健乃為盡其平生之心噫是心也推而極之可以光
四海通神明蓋公台不足為之榮陶猗不足為之有士大夫往二能言
之而求如世英之行者無幾也世英早以春秋魁多士登甲科入翰林
為庶吉士歷戶部主事員外郎同考禮闈者一總覈東廣兩瀾錢穀之
事者再文名政蹟表二一時而此舉充足以占其大節是雖天資之高

身方之勇有過人者而我 朝孝治涵煦之深老人庭訓之篤斯亦不
可誣已世英歸哉閩之人有登斯堂而諷斯詩者其必仰而誦曰
聖天子能體群臣不遺其親之心而施恩于人之父子如此文必俯而
勤曰世英之忠於其職而獲乎
上遂得養親以 恩如此有父善教而致其子之 恩養如此殆於世
教有補矣雖然古之善治者必責忠臣於孝子吾知異時有起於子部
之下名位聿升播人口而當
上心者其必在吾世英也夫

壽封刑料給事中怡菴楊先生八十序

走每讀前史見孝友獨行之士言若訥而不能出口行若椎鈍無以踰
人至考其平生則其信順足以火維世教其忠厚足以陰利人之家國
誠能言捷行之人雖足以快意取名一時而君子終不以此下彼我
祖宗以來若 文華殿大學士權謹起孝子禮部尚書鄭沂起義門皆

自布衣受官秩不次百餘年來風俗人心未甚底于班鑿者豈非
先朝有以倡率之歟走之友淮人楊君貫之二父怡菴先生蓋庶幾古
之所謂孝友獨行者矣先生性謹飭讀書明理不為口耳之習早失父
居嘗授徒養母亡廬墓三年部使者及郡守相與上其事于
朝天書旌其里曰孝子楊某之明中喪其偶劉獨挈二孤教養之不再
婚恐繼者之非人也蓋繆君三十年長子貫之奉訓力學惟謹遂舉進
士歷官大理左寺丞嘗賜恩封先生為刑科給事中云貫之迎先生
就養京師走嘗候風采聆緒言再拜堂下曰是每讀前史思見其人而
不可得者也成化己亥六月二十有三日寔先生初度之辰於是年八
十矣凡納交貫之者多作為歌詩以壽先生俾走序之竊聞之詩天生
丞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彜好是懿德而傳又云仁者壽世豈有好德如
先生而不獲高年享盛福者哉世降俗移民德不厚寸長片善侈然自
多而况學旌門之典被賜恩之令壽踰耄耋慶延子孫幸而得之

其侈必甚先生方且言若訥而不能出口行若推鈍無以踰人此其所
為不可幾及者歟矧有子如貫之其德性醇朴而不華其才猷雋永而
不露駸二乎執政之途權鄭二公之業固有在此而不在彼者天之報
施善人固如是哉謹序其事以俟且為稱觴者先云

送南京戶部主事汪惟中序

士必有所試而後天下無難處之事矣今士之發身者蓋莫如令之難
甲外鉅官臨之於上民恃命于下秩卑而事繁令試之有成斯其人可
大受也已飲入汪惟中令福建之長樂將六年民德之不捨上官才之
薦諸朝吏部覈之曰是也請于

上如例旌其政召還擢南京戶部江西司主事秩尊矣而事加繁然予
則意惟中於其無難處者有所試焉故也惟中少以春秋取進士不執
中于朝貴而安于縣久之不病人之誣已也不遠外其民而子惠之
可謂達政之體已矧泉穀者令之常乎雖然一縣之泉穀耳南京戶部

江西列郡之泉穀在焉易視之不可也符曆山委衡量在庭務俾人之
輸者輸之人者交頌之曰是不加以鈞名損以負公者也長官禮其屬
而與之曰處分精悍有所試者也豈不副旌召之寵哉抑未也
國朝之制六部諸司聞其清吏結銜清者士之常也非一試為之者也
惟中之為令也清矣進于部將大受之昉于此乎克終焉鄉人之所
覬也

皇墩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三

皇墩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三

序

贈都昌令吳君廷端考績南還序

吾友吳君廷端治都昌六年上其績于京師而歸也諸鄉人之在官者
率相過予以請曰疇昔之歲吏部閱宦籍考薦書而得起鄉進士為縣
之賢者若干人將請于朝而徵之用備臺臣之選廷端與焉已而事
中格不果行今茲之來也政成而名孚矣宜有異旌以勸四方之為縣
者顧乃書一再最而歸之與常吏等於廷端固無所預而吾人若有所
不足豈長銓司者固將有人意於廷端乎哉吾子以為何如予曰是固
有說焉夫群庶官而彙次之豈無求知向往之人顧進之太亟則或償
於中途或墮其晚節故長銓司者慎之若廷端之不克就徵非吏部之
故為此遲二者也養之也久則其成之也鉅在萃之六二曰引吉無咎
吏部以之失二者之初心亦孰不銳於功名哉然一得之則或矜恃以

棄其平生一失之則或銷沮以遂至於無聊而不能自立者蓋多也是故必有慨然自許之人若廷端者知敬正以盡其職而進之遲遠弗計焉是雖若泰然無求於人而功成譽興有人將求我之不暇者矣在晉之初六曰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無咎廷端以之執此以觀則吏部之不亟於處賢者謂無太意乎不可也諸鄉人以為何如則皆憮然相應曰諾哉以予與廷端有世契之雅也請紬繹其語以授行人洪君朝宗鄉進士方君良弼使書以為祖道之贈廷端之吳出徽歎之新墟少司馬致政先生之李子其職廣其才克其志弘後今所建立者予蓋弗及也而廷端弟廷章及從子瀚又相繼舉於鄉其世澤亦未艾云

審濟錄序

成化丙申丁酉之歲

聖天子以星變水沴之告警也於是乎有審刑之使賑濟之使奉德意于四方惟時吾友張君存簡以刑部郎中連歲在行張君之審刑

也分地在畿郡釋大辟之囚若于人大約主于肅風化正倫理而抑強暴其賑濟也分地在兗州禱于神謀于衆經畫勸分無遺思焉其全活者蓋不可數計由是感不死之恩釋倒懸之苦者或歌于途祀于家至今不衰噫

聖天子一念之仁敷錫下民思得才賢共圖治理卒之天意感而民生遂是固非張君一人之力而上體

聖心下慰民望求諸當時有不可藥論者矣張君以兩使皆有關于民命之大者乃手輒其所經斷之案規措之方聯為巨編題曰審濟錄間持視予二反覆數過而歸之 幾乎稱物之平衛瘠病之良藥傳之後世而可行質之明神而無怙者與昔裴行儉論士之致遠先器識而後文藝歐陽公多教人吏事曰文學止於潤身政事足以及物古者賢人君子之心為上為德為下為民之心也而近代以來論士以詞藻為而此辭行石刻者非詩編即文彙也士而至此其器識可知矣有取張

君茲錄而讀之其弗以為案牘之勞形不終卷而思睡者幾何人哉張君名文泰州人起進士高第性端謹不苟隨憂時澤物之念未始一日不宣諸口達諸用近受薦為浙江按察副使蓋廷臣重其平生而上悉其名也

壽段叔誠先生八十序

走敬聞之家君尚書公河間為畿北大郡當國初兵後居民鮮少其以官學相承名郡中者率多自他郡來徒非其土著之人若交河段氏其一也段之先居山東禹城有諱準者永樂中通判河間府事有惠政在民其卒也貧不能歸留壘交河里村之原五子從而家焉其長曰倫賢而早死其仲曰恂即所謂叔誠先生者也宣德中稍出就祿食為陰陽學正術先生仲弟恒仕為唐府審理季弟慎歷官湖廣布政司參議兩人者皆起科名與家君同學相得最深其後皆宦走四方弗及事生產而叔誠先生與其長弟怡身任家政修明其父兄之遺教以益大

其門闕而成其子孫人少是知通判公之澤蓋未斬也中世以來先生之昆季多物故又念其髮種三乃引退家居公自適於田野之間若與世指忘而長子裕克世先生之官次子祐為郡庠生治經術以待用從子十餘人諸孫六人每旦暮以次升堂問起居杖屨所經人必以為榮蓋一邑之間語世家者必曰段氏而先生年八十矣參議公之婿禮科都給事中唐君童問相謂曰叔誠先生壽辰在歲十月之吉章繪為圖縉紳士夫聞其德風而與章厚善者又為之賦詩凡若干篇子獨可無言為之倡邪走生也晚不及拜先生床下而敬聞諸家君得先生之為人知其醇謹之行老而弥篤康疆之福當久而益昌也則謹應之曰諾而著其世德之詳與通家之好如此噫走家出新安唐君出姑蘇亦皆自他郡來居河間且數世矣傳曰光遠而自他有耀則於先生之壽寧不樂道之使吾老者益安其上而享有子孫之養少者有所觀法而求未其世守焉豈非一鄉一時之盛事也哉

續溪坊市程氏族譜序

惟我程氏居新安者距今千餘年族之散處列邑又蔓于旁郡其大且顯者凡以百十數族各以其地為望而一望之聚居者無慮數十百人譜不能盡之也於是各望之族自譜其中世以來之祖下迨其孫曾以叙昭穆別疏戚若等而上之則其始皆出篁墩祖晉新安太守元譚宗陳鎮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忠壯公靈洗百世不能易也程氏有總譜起周而終五季宋都官郎中初之所論次蓋續譜者必置之首簡而後及本宗若續溪坊市之程其一焉忠壯裔孫有諱肇者唐光化中為金鄉令績溪諸程祖之金鄉裔孫曰念五公始遷縣之坊市念五之曾孫遂分天麟天麟文鳳三大支天麟之子曰宜曰祥曰瑞天麟之子曰福曰平文鳳之子曰潤曰康福子以恭精書數洪武初事

靖江相府後漢陽河泊大使潤子以忠洪武庚申以人材舉知河南永寧縣改潮之程鄉里有惠政在民平子以誠以誠子彥亨平坐事請陝

之延安彥亨以太學生上書請還其大父辭甚切

高廟憐而釋之彥亨以洪武庚午舉應天府鄉試時遣諸王行邊以封

建策諸生彥亨所對第一擢遼府紀善進左長史永樂初以忤靖難

事獲重辟彥亨嘗手編坊市譜傳其族人而宜之玄孫今太學生愈大

又加葺之蓋其先世忠孝之行詩書之澤見于故春坊司直汪公仲魯

諸君子之制作者具存也亦可謂盛已予不佞嘗有志大會新安諸程

發其所藏參互考訂以為一族之定譜顧宗法之廢已久勢弗能合蓋

每有望洋不及之嘆獨幸族之賢者有如愈大之忠厚特承承二子斯

求不失其世守而忠有以迓續之豈不可尚也哉予見程氏谷族之諸

多其間脫誤訛舛亦徃二而是如忠壯公十三世孫有洎汴渾澤灑相

淘汾八房者最盛于唐季黃巢之亂灑起鄉兵保東家嚴以捍休寧開

化之境累官御史中丞灑嚴將蓋灑卒而洎以國子祭酒繼之洎卒而

比之子旭又繼之旭即坊市譜所稱金鄉令一名藥者也然諸譜皆稱

九為嚴將而旭有廟在開化龍山宋賜額曰顯祐以坊市譜証之不同
豈始迂者乃旭之子姓作譜有推原其本而并書之乎雖然世遠人亡
欲究其既往者于數十百世之上此勢之所不能也尊祖敬宗思篤其
方來者于數十百世之下此理之所可勉也愈大之族入其尚有以体
此意而後可與讀斯譜也哉愈大有才識好學兼通諸家異日顯揚之
業殆有光此譜者故為序之

詩壇叢韻序

滁陽吳君子章雖世將家而博雅好文喜為歌詩與學士大夫相游處
嘗以韻之類書詳于平而畧于仄乃為詩壇叢韻若干卷四聲咸備
若干萬言予得而觀之叙事纂言有倫有要誠有益于世之為詩者
蓋其免輯之多已數十百家而志猶未滿其筆札之費已一再易藁而
鉛槧未釋其工力之勤則積之十有餘歲而後克成之茲亦可謂難矣
聲詩之說始于虞廷而備于孔子之所刪定其義大而能博散出而莫

可窮也於是乎有類書之編以便學者蓋不徒以為詩之詁而并為學
詩之地考七畧之九崇文之月可見失然其間聲之偏正不倫韻之去
取失當觀者病之哉

高廟當南北混一之初道雖儒臣為洪武正韻以一五方之音往舊者
之陋嘉惠天下以求復乎虞廷詩歌聲律之制萬世之功也我

文廟入繼太統亦首召天下儒生為永樂大典其法以韻統字以字繫
事凡有涉于與觀群怨之旨可以為博聞洽物之助者屢括幾盡亦近
古所未有也然截之秘肖世不獲覓若君之為書本其獨任之力加
以能擇之功其弗畔于

二聖之製而有得于多識之教者與方今同文之治治字內百年矣編
意有能言之士當出其間著于雅頌以鳴一代之盛以副致乎古之作
者是君之書必有合焉蓋夫舍繙閱之勞而圖簡便之樂者固人情之
常也予又聞之康節邵子之為學也起聲音律名以盡天下之詞括天

下之象極天下之變統天下之占與易聖人之道相表裏蓋德者先天
之正學也而其傳已泯世之學者不得其說往往三言之以為異予竊愧
之思學之而未能也吳君究心於聲詩之學也久也而求之觸類而長
之儒者正學庶幾其有聞焉又非特乎詩而已吳君名縵舉孝廉歷替
荆湖諸軍入典

詔獄命錦衣指揮事別號藻軒孟章其字也是為序

太守孫侯政蹟錄序

予嘗觀前史謂何武為郡無赫二之若而有去思竊以謂史臣之溢美
耳世豈有實不副而名乃過之者哉厥後得吾郡孫侯乃知天臣之書
何武誠有未易非者孫侯為徽郡幾二十年去徽郡亦餘二十年然人
之思之無間遠近無間知愚無間小兒婦女無間武天悍卒思之不置
則言之于行臺于 朝省立生祠而孫嘗之循以為未極間之至有泣
下者曰孫侯言我父母也世豈復有如孫侯之惠我也哉問其政蹟然

莫知所對予然後知何武之不可及而史臣為不誣已嗚呼人情不大
相遠治之者往往佛其所性比循哀之書于史者常少也詩曰豈弟君
子民之父母孟子曰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尔也若孫侯者其知此
乎歟漁梁姚君浩宗輯侯之行事為一編題曰孫侯政蹟錄予得而駭
之曰孫侯之政誠幾于古人矣然蹟之所著有未易窺者予烏得而書
之閱之累日不覺嘆曰史法不傳矣古之仁王莫盛文景賢相莫盛
房杜循吏莫盛西京之世然編史者於文景無可紀之德於房杜無可
傳之功於何武輩無可蹟之政何哉功德政化之盛如慈母之煦子如
春雨之潤物發于至誠泯于無迹而受惠者莫能為之辭也姚君慕孫
侯懼其政之不傳乃為此集然所書者多簿書期會之常舉措禁戒之
末夫人能之而欲以是為孫侯去思之地亦異乎前史之書何武者哉
雖然古有善觀人者舉其之可以槩其餘善言德行者固其所常然而
得其所以然姚君此集雖不足以盡侯然觀者因是以得侯政蹟于言

外其亦不為無補于世矣因亨而歸之孫侯名遇福山人起進士始以戶部主事知徽州終以河南左布政使致仕姚君讀書好義能不忘于故守而倦于是又捐金刻梓為不朽之圖其忠厚之至亦賢于衆人遠矣

唐氏三先生集序

監察御史歙唐君希愷嘗奉其先世三先生之集請校而刻之予蓋素慕鄉先達之為人謹為之校已且定著為若干卷而序其出處之大畧以告觀者大唐先生諱元字長孺少喜誦鶴山魏文靖公之書因有所悟入同時若雲峯胡文通公定字陳先生師山節待制黟南程禮部曾相友善既老矣始以文章起家為平江路學憲再調分水教諭遷南軒書院以長以徽州路教授致仕學者稱筠軒先生筠軒之制徐而與雅有江宋前輩之風故兀名公張起岩王士禛長師道諸君子皆盛稱之詩則含蓄而雋永不作近代人語虛谷方公為之序羨其格高世之

為知言筠軒第五子曰桂芳字仲寔少從學鄉先生杏庭洪公潛夫筠軒在平江再遣從龔公于敬學成受聘而起為明道書院山長調崇安教諭清碧社待制稱其清才懿德為儒官第一并南雄路學正以毋喪不赴會元末兵起避亂山中不復仕龍鳳十首秋我

高廟將兵下江南駐新安延訪耆舊而衛國鄧公愈以先生及風林朱學士允升二人名上 召對稱皆有尊酒東帛之賜會駙馬王公克恭來鎮新安強起為紫陽書院山長未幾以疾喪明學者稱三峯先生三峯制作雖本之父師而精采星露有脫穎出奇之意三峯長子曰文鳳字子儀以字行其學得之家庭以薦起為歙學訓導再用薦知韻之興國縣有惠政及民永樂初

文廟封建諸王妙簡府僚被親擢為 趙府紀善以終學者稱梧岡先生梧岡制作專以上世為法而克肖之不復以高視闊步為能梧岡曾孫三人曰佐希元成化辛卯貢士同知寧波府事曰相希愷乙未進士

今御史君也曰弼希說丁未進士皆有文學世其家嗚呼鈞軒生于叔季私淑考亭往不顯而三峯適際興運其對

高廟率皆應天順人不嗜殺人之語今其集中每稱大丞相吳國公乃高廟渡江時事考之實錄皆合

宣廟之下樂安也趙簡王亦在危難之地其後卒以恭順孝友坐銷其變則當時輔導之臣若梧岡者容有力焉不可誣也然則三先生東德蹈義以勤其身陰利入之家國而不食其報天必大昌其後矣矧希元兄弟方繩其武以發軔于功名之場異日所至必將增光前烈而三先生之志益以伸澤益以長名益以顯豈徒託之空言而已哉

重訂丹溪心法序

醫之先謂出於神農黃帝儒者多不以為然予嘗考醫之與卜並見周禮曰醫師諫家宰並入隸宗伯並稱于孔子曰入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至筆字蓋古通也然卜之先實出于羲文周孔則醫之先謂出于神

農黃帝亦必有所從來大約羲文周孔之書存故卜之道尊神農黃帝之書亡故醫之道卑然其書雖亡而緒餘之出于先秦者殆亦有之若今本草素問難經脉經此四書者其察草木鳥獸金石之性論陰陽風寒暑濕燥火之宜標其穴以施鍼炳診其脉以究表裡測諸秋毫之末而活之危亡之餘類非神人異士不足以啓其機緘而發其肯綮則此四書誠有至理不可謂非出于聖筆而遂少之也然則醫之與卜皆聖人之一事必儒者乃能知之其不以為然者不能通其說者也醫之方書皆祖漢張仲景仲景之言與前四書相出入亦百世不能易者自漢而後代不乏賢中古以來予所取五人曰孫思邈氏其言常見錄于程子曰張元素氏曰劉守真氏曰李杲氏皆見稱于魯齊許文正公曰朱震亨氏實白雲許文懿公高第弟子斯五人皆儒者也而未氏實淵源于張劉李三君子尤號集其大成朱氏每病世之醫者專讀宋之局方丸一定之法以應無窮之疾譬之儒者專誦時文以俸一第而於聖經

賢傳及不究心乃作局方發揮格致餘論等書深有補于醫道而方書所傳則有丹溪心法若于卷推脉以求病因病而致藥皆已試之方也朱氏沒而其傳泯焉近世儒者始知好之稍一行世然崇醫者樂檢方之易而憚讀書之難於素難諸書蓋皆不能以句而於五人者之著述則亦視為迂闊之論其茫然不知所用力無足怪者其以藥試人之疾間一獲効則亦如村叻牧豎望正鵠而射之偶爾中焉或從其旁問之射法瞠目相視不知所對彼老成者日從事乎內志外體之間雖或小有所失而矢之所向終無大遠此觀射之法也審醫之能何以異此予宗人用光世業儒而好醫其讀素難之書甚稔最喜朱氏之說嘗以丹溪心法有川陝二本妄為世醫所增附深懼止有累于朱氏乃為之彫分疇列釐其誤而去其複以還其舊凡朱氏之方有別見者則以類入之書成將刻梓以傳請予序予故以多病好醫而未能也輒以醫卜並言予編首使崇醫者知其道本出于聖入其書本足以比易而非可以

自卑則日勉焉以致力乎本草素難脉經之書以及五君子之說而尤以朱氏為入道之門則庶幾乎上可以輔聖王拯世之心下可以見儒者仁民之効而醫不失職矣用光名充休寧以口人與予同出梁將軍忠壯公後

麻衣相法序

近世相人之法多宗麻衣麻衣者初不知其姓字亦若鬼谷鵲冠之流蓋隱者也或又傳其嘗以易授陳希夷希夷之後有康節邵子意麻衣之學殆不止于相人相人豈其一事邪相人書有石室賦金鎖賦銀匙歌諸篇相傳以為麻衣所著也好事者從而習之試之多中由是益相與喜其術誦其說而師其人焉昔尚卿子著非相之篇相若可非也然予考之世未有無理之器亦未有無器之理日月星辰之象乎天山川草木之形乎地耳目口鼻之貌乎人器也而有理存焉不可以弗察也固藝文志占天為一類相地與人為一類其知此夫蓋占天之災祥

與相地之吉凶相人之死生窮達據其所已然而得其所未然使人慎
修弭審趨避而安義命豈非窮理格物之學哉非相非也君友楊州同
守鮑君栗之以明經登上第而麻通諸家以麻衣之書散出無統集而
刊之凡他說之有涉于相人者又取附之其有意于窮理格物之學者
與借漢以來古相人之書多亡而世獨知所謂麻衣者吾固不能無憾
焉宋李傅麻衣心易采于以為出于南康澤戴師念至著論以決其真
贋若此編者又安得起米子于九京而一訂其說哉

雪心賦句解序

相地之書蓋無出郭氏葬經者矣然班固藝文志已有形法家相地與
相人書並列疑葬經雖出郭氏而郭氏實不足以與此豈先秦之緒餘
乎今考其文精深雅奧誠有至理而不出于乘生氣之一言唐曾揚諸
君子蓋得其說而行之驗矣後之陋於術者心自不逮古人乃相與
合為天星卦例諸說合形勢而論方位其義淺其詞俚其行之易售故

其學之易入也夫執羅經而以卦例格地以天星論水合則吉否則凶
如是則人可以為曾楊而何取于生氣之乘使孝子慈孫陷其親之遺
體于水泉虫蟻之患而不自覺甚可憫也孔子曰人而無恆不可以作
巫醫甚矣術之不可不慎而擇之不可不審也聽于庸醫而聞其親之
生年聽于陋術而危其親之遺體其為不慈不孝均也先少保襄毅公
之喪 朝廷特遣使者賜葬南山之原四方術者川翰雲集言人之殊
大約多以天星卦例為說其誦葬經者蓋不能以句而何聖其種魯揚
之故步哉獨吾郡謝昌序期專以葬經為主旁通儒書究心于文公
及蔡西山父子之說於天星卦例則深絕之真為人扞穴率有證佐非
出於揣摩憶度之為庶幾如妙於醫者之用鐵巧於射者之中鵠也然
陋於術者反從其後譽且壞之孝子慈孫亦從而惑之蓋世之真贋不
分往來類此非至明者不能用其人非至謹者不能聽其決也子期以
唐卜則魏雪心賦專祖郭氏註者亂其稟次而失其肯綮因句為之解

論者以正晦者以明誠足以祛積習之謬說而大有益于世之慈孝者
矣予竊因之有感焉世之號儒者舍聖經賢傳而從事乎詞章比之庸
醫舍素難而執方書陋於術者舍堯經而爛倒乎天星卦例之說其失
一道也然則使予期而服儒之服專致力乎儒者之學吾黨之士或當
愧之此平所以三復其書而不能已於言也

諫議遺芳序

謝氏得姓始于周申伯以王舅受封汝南謝城其後子孫之顯莫如江
左江左謝氏之顯又莫如太傅文靖公安石其家世人物見于史者居
他姓付九可謂盛矣新安亦江左輔郡蓋有謝氏焉在宋曰諫議大夫
泌葬歛東問政山土人號諫議塢按宋史傳稱泌為安石二十七世孫
意史之言當無不實則新安之謝亦誠有出于文靖公者歟歟若鎮諫
文達氏嘗最諫議公遺像一幅史傳一通奏議二通墓記一通萃為一
帙題曰諫議遺芳屬予序初予考新安先達最多郡志所載事實最里

蓋奉之焉訪錄其餘文尋視其立域存問其後昆而於諫議公風節之
偉文學之優德業之盛尤所注意然卒無以副之者成化初受

命修宋元綱月以績木于之者盡閱私府所藏得諫議公之行事與其
奏議則誦而嘆曰其人雖亡言不有泯也歲壬寅家居之暇文親至問
政山訪其墓處或謂與南唐官廨真人之塚相隣或以為諫議塢者別在
山外豐草茂林不可復識則望而嘆之曰其骨雖朽名不可滅也孰意
此帙乃出于文達而予獲見之也哉嚴鎮為歛休孔道謝氏實居其間
文達凡四昆弟有子四人孫七人其長子廷懋又與吾槐塘丞相文清
公之裔聯姻故予往來其間謝氏昆仲必要致其家畫歛曲之情焉文
固不可斬也嗚乎諫議公立言初不討其名之有無而得亦不繫其
後之存否予獨喜文達知先烈之可宗而數述之由是觀其儀而思有
以繼其躅數其行而思有以踐其實誦其言而思有以咀其華率其弟元訓
其子孫推孝恭之心篤本原之義以為今謝之倡俾後來者嗣而守之

其誰不健羨曰此諫議公之後也哉

新安程氏統字世誥序

封建之制不行大小宗之法不立天下無世家久矣然小宗之法有非
今甲之所禁者衣冠之胄詩禮之族往往忽而不之諱焉何哉今有人
焉訂于百年之異同于一書合千百人之昭穆于一家見者必駭聞者
必疑彼誠以為事有所不可詰勢有所不可齊而安于久俗之不可驟
變也惟我程氏自周大司馬休父佐宣王中興封程伯子孫因以國氏
望安定其後國除有適晉者曰歷簡侯黑傳異子孝侯釐再世失爵歷
後在漢初起趙將從滅秦者曰歷簡侯黑傳異子孝侯釐再世失爵歷
侯之後在漢末從孫氏定江東破曹操賜第建業者曰都亭侯晉子咨
襲封至晉初失爵都亭之後曰元譚當永嘉之亂仍瑯琊王起建業為
新安太守有惠政為民所請留賜第郡之管轡家焉太守之後曰梁將
軍忠壯公靈洗當侯景之亂起兵保鄉州受封重安縣公子文季孫嚮

世其爵而文季為將死節于周是為重安威悼公胤嗣蕃昌世族亦著
乃更置新安嚮之後分南北兩宗曰大辨者始此徙廣宗孫皓為定州
刺史又別居中山傳野皓生日華當安史之亂戰河北有功為橫海軍
節度使日華卒子懷直代之入朝封歸誠郡王從元懷信代之懷信卒
從子權代之封邢國公蓋程氏凡四世有滄景二州至權不欲自同諸藩
鎮再請入朝而程氏之兵始解此北宗也當隋之亂曰富者與汪華起
兵定六州賜廟食宋追號輔烈侯當黃巢之亂曰宗楚者以涇原節度
使會兵討賊賊敗歸司徒而其子金紫公勛亦以鄉兵守德與銀山鎮
捍澗虢信三州傳其子彥光彥光以御史大夫兼領白沙鎮傳其子克
柔蓋程氏凡三世守德興曰雲者起兵休寧守東密岩以拒巢副陶雅
為歙州兵馬統帥兼捍開化而其弟湘以工部尚書學士源子仲繁以
戶部尚書守初門淳梁仲節以兵馬先鋒守歙南節以領軍大將軍守
休寧雲傳其弟洵傳其繼子旭廟食開化龍山賜額顯佑傳其從

子航傳其從孫淮沆蓋程氏九五世守東密岩湘傳其于全禮全禮以御史中丞兼領發源都鎮傳其弟全阜全阜傳其子道蓋程氏九四世守發源至宋下江南而程氏之兵始解此南宗也入宋以來忠誠忠壯皆受王封賜廟食而族益華雲仍益多且賢其大者若大明殿學士羽太師中書令文簡公琳既以勲德重一時而明道伊川兩天子遂以道學嗣聖傳覺來世迨我朝特錄其後為翰林五經博士世其官以奉祀其盛于北方者如此宋顯諱閣學士邁華文閣學士莊節公叔達吏部尚書文簡公大昌樞密正惠公卓丞相文清公元鳳工部侍郎元岳端明殿學士玘起于新安刑部侍郎剛愨公振徽殿閣侍制俱參知政事章靖公克俊龍圖閣學士瑀起于鄱衢之間兩夫子之孫亦從南渡居池州再遷新安而程氏女適朱氏者一傳得常齋再傳得文公正思登庸前村月巖徽菴林隱六先生者文皆宗朱氏以上求兩夫子之孫為鄆碩儒稍後則季士承旨文憲公鉅夫太史以文顯于元我先高祖邁

戶安定忠愍侯國勝暨先人太子少保襄毅公顯于

國朝其盛于江南又如此不有譜諫則亦何以正其本聯其支而為子孫無窮之計也哉漢晉隋唐以門地用人有古封建遺法而程氏率居大姓之一自江以南稍經變故則程氏必有保障之功故譜牒不懼于兵燹子孫之世爵世官者後先相望而宗法未始不行乎其間也宋紹聖中鄱陽都官祁著總譜歷世因之分合本其族繁簡繫其人卒未有會之者我朝正統中歛處士文實嘗會之而朱盡敏政不撥蓋嘗有志於是積之二十年頗盡得諸譜異同之故因定著為譜辨二十七條凡例十條猶未敢自足也成化壬寅春先公之服既除乃發書以告諸宗人諸宗人是之各以其譜來會理清伐奸將六諭月始克成編為卷凡二十有奇會者四十四支名之登于譜者踰萬人先墓之可以共榮者五十三世相與告之先廟而命之曰新安程氏統宗世譜鳩金刻之俾敏政言其故于編首嗚呼是豈徒以閱閱之盛驕四方後代而已

惟先世有大功以得姓于其始有夫忠以保姓于其間有大惠烈于鄉
邦以著姓于今日故以敏政之不肖而得衆族之賢者輔之遂使統宗
之志可克而譜可成豈非幸歟九我宗人其因是而毋忘水木本原之
思篤尊祖敬宗睦族之義守其世業誦其遺書保其體臄之藏而不失
謹其名分之稱而不紊宗法既立則變倫益明風教益興可謂者雖久
而弗悔也可齊者雖多而弗離也若然又豈獨一宗之幸而已駭者安疑
者釋天下後世之有家者將不取法于程氏也哉奉斯譜者其共勗之

祭掃錄序

嗚呼祖宗之所以望其子孫者祠墓而已為子孫者孝乎則以祖宗為
有知而於祠墓謹焉不孝乎則以祖宗為無知而於祠墓忽焉二者甚
可畏也雖然獨不反諸心乎今日之祖宗前日之子孫也今日之子孫
後日之祖宗也即是思之而不動之則其遠于禽獸也者幾希惟我程
氏自東晉新安太守府君暨梁將軍忠壯公唐御史中丞都使公以下

有墓焉有祠焉以子孫之分處而難下經理也則或立為廟戶隸有司
為後人者無容慮矣自中丞次子兵馬先鋒府君諱南節始鎮休寧定
居陪郭九祠墓之可見者十有九世先五世叔祖諱明處士當元盛時
倡族人作永思亭為丞嘗之所捐膳筵田供拜掃之用節目之詳有圖
有錄傳之一宗俾世守之今者其書則其事廢于至正丁酉戊戌之間
距成化壬寅蓋二百年矣敏政始得而讀之觀其所以貽謀者甚遠中
遇兵興繼遭家難族衆散處于大江之南北蓋自給不暇矣雖有孝子
慈孫欲持麥飯一盂以澆墳土豈可得哉 國家承平既久荷

列聖之恩休養生息日甚一日崇墜而復振族散而復完顧無一人倡
言修復以還其舊則不覺始焉以悲中焉以幸而終之慨然以嘆不能
已也惟先尚書襄毅公以疾 賜歸蓋不敢久遂捐館舍以是諸務未
遑祠墓之責在敏政不得而辭焉因與諸族人定議取處士舊規而裁
酌之稍寓宗法為合族之本兼用鄉例通隨俗之宜舉墜典以廣孝思

庶幾祖宗之所以聖其子孫與子孫之所以報其祖宗者兩得之也反是則為不孝之歸獲罪于名教貽羞于鄉評見削于宗譜生無以會族衆于先祠歿無以拜祖宗于地下可不慎歟凡我族人勉之戒之

歙槐塘下府程氏續編譜序

予會新安及鄱隄程氏同出梁將軍忠壯公者為統宗譜九四十四房歙槐塘程氏居其一槐塘程氏以宋丞相文清公而顯自分為四房下府居其一下府之先曰元亮元應元亨又分三房皆文清公昆弟元亮元應之後已見統宗譜元亨之後以稽會故不及詳之者元亨以上世次而已於是元亨之後曰添生將續而刻之間請予序考下府本宗譜元亨嘗教員歙慧塘胡氏生二子長光祀沒于宋季之寇亂次道孫憤元之死以復讐自誓後果獲其人正其罪而籍其家終祀其兄不喪其義如此元初亂定還居槐塘增葺其田廬不替益隆乃置贖墾田作孝思集畫一以示子孫子孫奉其遺則不解益虔其孝如此父兄人之大倫

義人之大節而滿于道孫君之一身是誠不愧于故家文獻之後者哉道孫君三子曰觀辛山辛四世孫蔭宗有五文夫子及見五世孫又及見其長子添興之子玠舉南畿鄉薦壽九十餘獲冠帶之

寵乃卒尤他族所未有也添生為蔭宗君仲子尚禮而好義故為此譜以貽後昆昭前烈補其闕畧用備一族之書可尚也哉予觀槐塘四房號正舊上下四府隱然奠處于歙西北數百年子孫不下數于指甲第與人物相高皆祖忠非譬之陰陽老少四象其未分而同出于太極伊洛瀝澗四水其流異而並入于大河也可謂盛矣雖然巨家碩宗盛若槐塘者固鮮然為子孫者亦不可不以先世起家裕後之心為心如有能廣孝思而崇義讓篤親疏謹昭穆培其本濬其源使未益茂流益長弗至于泮且涸焉則庶幾乎前者光于統宗後有光于續譜云爾

詠史絕句序

詩美刺與春秋褒貶同一扶世立教之意後世詞人遂有以詩詠史者

唐社少陵之作妙絕古今號詩史第其所識者皆唐事且多長篇讀者
亦能遷了胡江東有評史絕句則自上古以至南朝分題紀要殆庶幾
矣顧其詞意併弱作者未有取焉予家居見塾師以小詩訓童子乃首
以市本無稽韻語意甚不樂因以所記古七言絕句詠及史者手書授
之上自三代下及宋元凡二千餘年以時比次得數百篇又以其猥雜
而不便于一覽也加汰之存者二百篇其間世之治亂政之得失人才
之邪正賢否大抵畧備然以其不出於一人一時之手也故或婉詞以
寓意或正言以示警蓋有一事而史更數十百言記之不足詩以二十
八字發之有餘者徐攷之亦不獨可教童子也觀者諷詠而有得于美
刺褒貶之間感于善創于悲其於經學世教豈不小有所益哉

徽州府同守張公輓詩序

張君諱英字廷傑始以金州學生領陝西鄉薦上春官弗得父之用吏
部選人出通判彰德府尋以內艱去起復改黃州九年考最受

救命之獲予未識其人也既而進同知徽州府予始識之其為人也
而達予微人相與樂郡之得賢佐也以言慶焉君為郡不二年嘗新
學宮又新休寧縣學宮予微人又相與樂郡佐之留意乎斯文也以言
頌焉居三年上其頌京師予微人又相與樂其政之有成也以言饒焉
言皆出於予而張君以為最善名我嘗謂予曰其死亦何必誌墓得子
文足矣蓋予言之非諛故君當之無愧而予尤恨其詞之不足以達意
也木幾張君道卒于靜海舟次年甫五十有三靜海距京師不三日乃
不得上見

天子下掄于有司以考其成而君入前一歲喪其偶一子為金州學生
遠在數千里外旁無強壯之侯綱紀其家可悲也已予微人樂君之生
不能不哀君之沒於是聞君之櫬所江而上將道黃州踰襄沔以入于
漢中蓋不勝其攀挽悲戀之情感作為歌詩悼君之不幸太守王公推
府陳公哀而傳之請予序其首簡嗚呼哀樂之情出于情分所固有感

之而興觸之而動有不知其所以然者而莫其于死生之際然人於生者或因其可樂而後樂之惟於死者則不問其賢否親疎而惻然哀之無異詞焉此薤露蒿里之歌所由作歟張君故陝之賢者其佐徽州蓋有成績焉至于王陳兩公之厚于僚寮寓公遺老之厚于邦侯皆發乎情止乎禮義宜不可廢也若予情之哀樂則亦無不與人同者矧當其君而厚之者哉厚予而重予言者亦莫如君也予其能喋之于前而默默于後耶

雙清圖壽汪君克敬序

汪氏世居休寧城北者自宣徒其先蓋出唐越國公後與元尚書文節公族相近世居樂而尤以製墨間邑中四方人之來者非汪氏樂墨不售曰恭克敬君者益以其暇日讀古聖賢書非其業弗之修也樂交一曰知名士非其人弗之友也構屋松蘿門下題曰松蘿書屋蓄書數千日詠歌其間非可踐之地弗之往也其為人如此故予兄弟與之善

而莫逆恒相語曰子之樂足以濟賢而壽人之身子之墨足以濟儒而壽人之心之二者有功于人非一日之積也子之壽將無與之問乎成化癸卯春予北上京師族弟宗弼實君之潛告予曰明年七月二十七日君壽六十謹繪松竹為雙清圖當慶頌之意請一言序之未擬也則又託人尾舟至姑蘇必問乃言之曰凡植物之難老者善莫如松竹非一時早發先萎者擬古人率取象于壽而松之堅貞竹之勁直排風雲傲雪霜有不可犯之操古人取辟若孔子稱松柏後凋詩以竹美衛武樂可見矣宗弼所望於汪君之壽之德其有取於斯乎德者壽之基也德厚則壽益增矣夫孔子大聖老猶玩易三絕韋編衛武睿聖年七十猶作抑戒以自儆古人年弥高德弥劭如此汪君勗之將之泰于故家文獻之裔而足以副斯圖者哉汪君父應祥處士壽八十為鄉大賓弟讓克和治春和為國學上舍最相孝友成于家而見重于鄉評其世德固有所自而君之壽必有以副斯圖者矣

送翰林五經博士朱君南歸序

封建之法壞而上古聖賢之胄鮮不降為與臺矣惟孔子之孫歷代受封至上公以守闕里之祀孔子明王道以師萬世其功大故其受報也獨遠我朝

景帝嗣位文化寢洽乃復末顏孟周程朱子之孫一人俾為翰林五經博士世其官以奉祠著為令蓋六君子傳孔子之道皆與有功於萬世者也博士上公秩有崇卑而承恩綸被命服率其族之人以時從事乎遠豆陟降之間則皆有封建之遺意徽國文公子朱子九世孫益齡父景泰乙亥實應是詔成化癸巳捐館子孔輝君服闋上京師吏部以聞詔如令於是中書舍人楊敬夫合建之大夫士請予言以榮君之歸君初為郡學諸生治春秋屢上有司弗利退而好修不懈益虔性向之如不勝衣而發言中理望之可知為賢者之後茲之榮雖今所宜有然非君之克家則亦不足以遞承之也嘗觀商周以來聖賢子孫之有國有

家者不一再傳或侵或削以遂失其宗祧雖不能繩武之過亦上之人無少維護之故爾今君生有道之世借文學侍從之官優游奕葉而不知有督責之苦奉祠之暇所不可廢者繩武之道耳夫繩武莫切于經史我

文廟嘗取諸經傳及性理書頒海內今

上又以通鑑綱目嗣傳之海內之士皆知誦法朱氏久矣而况其世適者乎君勉之母藉先澤以自榮而克世其學如孔子子孫在漢有安國在唐有穎達垂芳史冊增光廟庭顧不偉歟予家新安與君之先為同鄉承之詞林為同官而韋齋獻靖公又程氏之甥見于譜者可考也故於敬夫之請匪直不敢辭且重言之以致區區之意云

送新城僧會斐上人序

吾同年友呂君廷揚知建昌之新城慎許可凡撫民馭吏與夫訟姦弭盜賊之方蓋為之不遺餘力下至釋老之徒亦處之有道不以其微

而畧之也於是僧會缺負咨于衆而得懋張上人時上人隱天峯山中
聞命逃避不就者久之呂君強之來蓋非其志也既受牒于吏部將扶
錫南歸其縣人御醫張君復興方以嬰醫鳴京師供奉內廷蓋候之者
恒履滿戶外而張君多不暇應獨禮重張上人請予言以贈之其辱過
予者數矣張上人何修而得此哉予聞之張君張上人俗姓李其祖克
宣嘗為廣昌學訓導父翔羽嘗為新城儒學生而上人獨不樂婚宦絕
葷飲去從釋子廣照寺戒行修潔其徒難之又間以其餘情為詩畫亦
往之可觀然則孔墨異同之說張上人固嘗聞諸父師矣予亦不暇為
上人言之獨以上人昔而隱今而仕請言所以仕之道孔子曰不患無
位患所以立蓋仕非難而稱其職之為難使佛復生其告人者亦不出
此然則張上人可不勉乎若吾廷揚之為縣令即稱其所以為令者復
興之為御醫即稱其所以為醫者何哉以有為令為醫之實故也五又
見中代以來世降俗偷士風不立讀孔子之書者其進或不以道屈膝

而援上挾略以求升者蓋有之矣釋本出墨氏其徒之卑瑣凡庸者率
以為常而張上人乃獨肯逃名避利于一時中不得已而後出應有司
之求豈非賢哉吾於此蓋知其必有立也而亦不能不為世道惜也於
是乎書

程君志身輓詩序

弘治己酉夏予以言者去位里居臨溪族人天然過訪持其父志亨君
輓詩二冊請序之予既諾之而未暇也越明年予遘疾瀕危者數天然
少置乃力疾而為之序曰人之處世也生樂而死哀本乎人情
所強而然者故樂有頌哀有辭亦緣情而生足以致備物之孝而世
生往其數幾其繁豈不過乎夫禮始乎脫成乎文終乎隆隆則仁人
之厚其親者蓋無或不用其情也豈獨哀輓一事哉頌其生者子
論若哀其死而為之辭則羨我黃鳥之篇薤露蒿里之作班班見
乎經著于傳記其數與繁固隆之意古者不葬以漸為之禮象卜其寤

死置之祠饗所以安其體者甚備其玄堂之內外而又奠之文衣之詩則固將以暴其行也夫人孰不欲其體之安行之著為子者本其心而為之殆出于備物致隆之不能已者烏計其繁且數哉孔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謂其無為善之實也况有其實哉君嘗佐予編刻統宗世譜而進退語默雖不事矜持而自中乎禮節予因占君之所負必有大過人者蓋於今才十有一年矣孰謂遠有記生之隔也哉君諱永禎與予同出梁將軍忠壯公其家世之懿事詳則具于族儒志勞之狀茲故可畧云

望敬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三終

望敬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四

序

贈福建按察副使胡公序

湘江按察副使臨江胡公各仁以服闋至京師 陛見不數日而有閩憲之命將 陛辭矣監察御史陳君敦振合閩之任于 朝者餞之以古者行必有言以贈乃因詞林旧誼美屬山丁初胡公以景泰甲戌進士授戶科給事中累以文章鳴四僉憲于廣東一副憲于湘江皆奉 命書提享有聲今茲之闕也乃始益提刑之任焉由是士夫間有以釋教養之勞而獲考訊之奉為公喜者十竊以為不然經律之不相能於世也又矣吏之詆儒者曰專聖而迂儒之詆吏者曰任法而饒皆非也 泝人之心以求治与刑人之身以窮教其澤慎均二者蓋相為則而經本也經明乃餘无所難理者矣士君子安可輕此而有取於彼哉予嘗道湘江見胡公迪士之勤律士之嚴閱士之公心愛重其人以為由

測窺之則廣人之所感暴可知矣然則胡公教成于及播十餘年化行不啻數千里經生孝子之出而授政于中外者彬三焉期不亦難者為之難若是則烏有本立而未之不卒者乎閩自常六与孝人知向言而宋之南渡也子朱子產於其和政教之說所以綱出文事問至治者盡其力之所及而為之必效也遺言昭晰可率而行胡公亦既謂之累矣短如之通練之才英發之氣推平生之孝以則聖天子天明命使閩人被政教之澤而士君子效儒身之侗功未存茲行也試示於胡公嘗獲交往同議論知其入善深於經律者故竊以辭提孝之難而得提刑之易為公喜也於是乎言

贈錢揮使序

成化十九年冬五軍六將伏闕言天下武臣子集京師者請大閱之如令詔遺中外文武近臣往監禮之得雋者若干人大同中屯衛請揮錢揮使言時預焉凡与言時有以好者相久請予贈之一言最言時之內

予之從弟也愛莫助之亦烏能斬不一言惟國朝之制武臣得世官然自諸衛以上都司都府官雖事而不克世衛自使以下諸部屬雖克世而非崇階若服金紫食万户之祿而世不失尊者惟衛使為然官及衛使官亦美矣世官之功在洪武為開國在永樂為靖難其出于近代非一途惟開國者上佐

高廟却戎虜以清中原万世之功也功預開國功亦雋矣世官之傳或一再或止其身至於削秩殺荒者比也有傳其子若孫五世二其官若祿百有餘年非其祖考積慶何以致之慶至累世慶亦弘矣官之美功之雋慶之弘斯三者皆世之所難也而錢氏則庶幾乎錢之先鳳陽臨淮人有水寧府君以鄉人子仗劍從

高廟渡江起虎賁墮王累官明威將軍余積揮軍南收其楚閩粵北戰山西遼東畧地摧堅所向有功而卒于闕廷懿文閣將祿其長子于錦衣親車未幾繼逝而弟代之政大同中屯永樂初移戍河間從

文廟北持卒手軍而子代之子老而孫代之即敬言時之父也敬言時年未三十而褒先世之美官承泥世之舊功享先世之弘慶入褒然得雋于天子閱武之場如此宜諸君子歆蓋之而思有以報大之也雖然今之號武臣子者坐有先祿為者合其弊多騎人特其先勞可自道其弊多玩法負其先殖以從事于五色其弊多墮下斯三者皆有家之大忌也而武臣子恒甘心焉寡文士也古者文武无一道俎豆饗祭動必相資非若后世之怒然兩途不相能也敬言時為入外和易而內廉隅喜讀書嚴于奉法无純綺之習樂從賢夫游代三君諸生先少保尚書褒教公暨仲父潘陽使君咸愛重之茲之还任也振祖烈振 国恩知 誰之不易獲而三忌之不可少徇也益進脩于問事而不与凡子伍以无負館甥之心与諸君子之厚望語語功必有夫焉者矣敬言時最弘以无忘于斯言

贈南京大僕少卿唐君序

邇者

聖天子以北虜假息塞下款勤邊吏以勳京師 詔發兵擊之而國馬

以時平多耗於是下令修馬政而兩京太僕適以少卿負廟聞有

詔吏部推擇一二臣名以上俟親擢焉於是尚矣丞河間唐君章受

簡命之南京士大夫慶以為得人有責於傍者曰唐君起家經術取

進士歷禮科都給事中職封駁者十餘年以才以能佐其臺省長藩臬元

弗宜者乃轉丞尚寶厯為郎者數年振滯而通奮跡以興足自慰矣乎

予曰不然唐君豈遽以職之大小為戚欣者哉南京實

祖宗定罪之地安備不可一日闕而馬者兵之本也

聖天子不惜左右近侍之臣俾徃任天攷駒考牧之事豈直以君勞而

姑以厚祿慰之者哉起廢墜于積久之餘振事功于維新之日此

聖意所望于臣下者唐君其知之矣古者問國君之富數馬以對而大

司馬以馬各官誠以馬之增耗而兵勢之強弱國計之豐匱較焉其重

如此今兩京太僕之臣終歲勤三奔走四出非不求舉其官而馬不加
多何哉上臨之以姑息下應之以文具雖天下之事常然而馬政文其
甚馬者爾雖然恭儉惟德元載爾為此有官者之法守也如有能恭以
奉職儉以律已上下一於誠而不敢欺且肆焉天下之事可從以理而
况馬政乎亦是觀之馬政之舉不舉亦存乎其人爾唐君辨博敏於
天下事固嘗論諫于 廷又親見

聖天子赫然詰戎兵以揚大烈茲之往也固將佐其長偁其屬善於其
職如唐貞觀開元之盛以副一時之慎邊與士夫之厚望斯非君之可
慶者歟若夫貳九卿于留都服金紫安坐以食中大夫之祿雖君之榮
而非所以慰君也君勉之南京太僕治江北滁州蓋出

高廟所親定謂其地沃衍宜馬故不與在京諸司相屬先尚書公敦公
天順中嘗遊之其后予省觀南陽亦道除過太僕治所望琅琊之深秀
勺醴泉之甘冽探醉翁醒心諸遺蹟之佳勝立馬道傍徘徊不能云者

久之蓋至今往來於心猶一日也唐君於予家同鄉進同年又素為先
公所器愛名位所極將先后之而未可量也予故因其同寅請君子之
請序其事以贈蓋於

上文所以用君與君所得於人予所望於君者三致意焉

贈馮君克遠知建安縣詩序

馮君克遠世家徽之績溪少以俊秀為儒學生業尚書有功蓋一鄉之
談經者莫或尚之然以是經赴南畿秋試輒不利最后以貢入太宰始
克以成化甲午舉于京闈赴禮部試又輒不利乃就吏部銓以甲辰夏
廷授知建安縣事以去初君不利于兩試而退修于家也以其經授之
徒蓋不數年而舉于鄉者六人舉進士于 廷者三人其餘待捷者又
若干人故君之罷試也多以大器晚成之說為君留者其入銓也又多
以不與府佐州正之列為君惜者君不色動曰是有命焉吾知安之爾
由是君子知君之所業久所得必精且深蓋不獨淑其身及其徒而又

將推之以澤民也與夫君子之孝成已成物而已成已誥成物益不易而君則知志乎此矣矧建安在閩中為世縣有先正徽國文公之乃宅在焉而君又徵產也淳樸而靖恭碩大而疏通誦其詩讀其書仰其遺風而施令於其邦其所志將不伸于公乎傳曰守令者民之師帥所以長民師所以教人闕一不可也以君之資而加之經術施諸其徒者既如此茲之往也均賦以厚民生興道以善民俗歲時俎豆進趨于鄉先正之庭而无愧焉則成已成物之效益大於前而名之興位之進不卜可知矣雖然君知命入也因其業而究其成豈後志于名位者哉獨以三百篇風雅之間所望乎其人者非譽聞之淑則完祿之光也豈不謂名者實之賓而位者德之章乎君孝徒胡進士光方哀諸君子餞別之詩以予同郡人以序請故揮道君之出處與君之志而致遠大之望焉亦將使后之人樂君之政成而相與取驗于發軔之初者於是乎有考也

贈崔君廷佩判歸德州序

我

高廟制報功之典文陰武襲著于令申澤厚而礼均將俾世守焉其後令格莫知所從起竊意當

文廟歿江后自司者不能以時建請之過與成化初始下建請者議廷臣三品以上許二子入太享如例授官自益山王忠肅公而下三十六人

聖明仁厚思不舊制以勸群臣頌者感敷聞者興起戴恩圖報之心惟恐或庶豆非一時之盛與蓋於公下有八年矣廣德崔莊敏公嗣子珂始獲廷授判歸德州事珂字廷佩在眾中特醇詭无純綺之習種孳績文屢入秋試弗偶莊敏公訓育之甚勤公位家宰總百官于兩京兼贊留務圭臬肅隆不得顧其於於是綜家政應賓客廷珮惟所命而不失公之指節也奉哀事先違礼文翼或其弟璿請牛

上得中書舍人之祿以守公祀孝友清白之風求諸大臣元老之后若
在彼公者豈不鮮哉歸德開封支郡也領縣五有衛兵緝處其間地大
事繁號稱誥理判之上有守有貳其下也有幕有屬入府臨之以審目
太府之臣仰承府御而中處之必有道焉廷佩平自所得于父師者之
孰宜先待予言者然予聞之禮以莅官不敬為非孝則廷佩於此宜必
有所從入乎天公往矣公之盛德所暴白于天下后世者廷敏爾莊以
律已而弗肆焉禮之立也敏以憑事而弗滯焉用之行也二者不可局
弊也六用之則大成小用之則小成亦不可諉之為誥能也廷佩勉之
下不墜故家文獻之傳上以答

聖天子優崇耆俊勲賢之典其使公仰蒙待相見其於負否為勸戒此予
之望也若官之內外職之崇卑豈君子所足計哉先哀教公典其于兩
京實與廷敏同時文先后領留務交莫逆予弟敏乃入太學復於廷
佩同齋館聯硯席題家之好非一日也故於其別有愛莫助之之嘆特

序以贈之

文昌坊程氏族譜序

文昌坊程氏族譜一帙為卷者九為圖者二十有二為詩若文附見者
凡若干篇故湖口令淑武之所頒今儒學生昭之所續而儒士弁之所
參訂者也江南程氏莫盛新安新安之程實出廣平文王出安定安定
之得姓以周大司馬程伯休父廣平之著望以趙忠誠君嬰迨新安則
皆本郡太守元譚以其政顯梁將軍忠壯公靈洗以其勲顯姓益昌族
宣蕃而望益有闢于天下其詳則具于宋都官和之世譜休寧為新安
屬邑程視他姓為多市道之間村落之交若鄰比然皆程氏而居文昌
坊者其一焉考其譜謂忠壯十六世孫抗周顯德中為東密魯將梓休
寧有功定居臨溪四世孫秦宋宣和中避方臘之亂還秦塘子康建炎
初知泗州嘗續都官譜中失于兵祿泗州三世孫克明生焯二再世生
應護通譜于欽宗入丞相文清公比則叔武所據以為編者焯弟恆生

可續遷蘇村可續四世孫叔恩元至正未避紅中之亂又遷五都湖村叔恩生二子以安以善始定居文昌坊以安二子長志遠次宗遠治以尚旨得官子孫復多將庠序間此蓋昭所據以為續者二譜參訂出于弁而父口宗儒隱預討論焉要自以為獲矣志遠子五人宗遠子四人皆傳謹有立心思元其宗蓋不踰時而良產華構將甲于一邑昭之兄景厚嘗及見先尚書襄毅公之甚嘉之故其昆季於子甚厚間以此譜相屬而為礼甚恭以勤則為之序曰譜之於人大矣然豈獨以昭門傳傳昏臣以誇世俗如魏晉隋唐之際之所為哉明昭穆以崇孝敬廣恩義則雖無譜也奚患焉使有譜而本之不立則雖賢聖之后人且則之亦何貴于譜二固不可無亦不可恃也昭兄弟知譜之足貴矣而不求所以大斯譜者可乎哉讀為良儒排為良農出將而為良賈力其本焉弗怠使昭穆以明孝敬以崇因義以廣則文昌坊之族將以德垂名其家豈徒見重於文字之間而已予不肖亦幸出忠壯后堂會諸房作統

宗譜刊布之惜此帙祝出不及會以遡其原而要其歸文固以念新安之程如文昌坊者計尚有之顧宗法不行于世莫能盡其親疎離合之由益可慨也

王同守贈行詩序

成化甲辰秋 朝廷有事于北邊議者請發畿內山東河南之粟以濟師各責其上佐一人董之而同知廣平府事王君原常實預是行原常董其所部諸縣之粟凡若干石親跨馬獨葉鞭謹其友次而抚其勞瘁出居庸以達龍門文定六同致命于大司父青神余公惟時余公方受詔督諸路兵得專閭以便宜從事而戎裝所需莫良于陝擇知兵者一人往辦之而原常世居熙河為大司馬鯨蒼先生之子文特有是行焉過京師告別于所还往得詩若干章而于為之序曰若原常之行可謂壯哉矣夫古者文武一道而士之有文事武備者其常也中世以來始稱橫槊賦詩下馬草露布者為所得蓋士之觀二者不足語此而号儒

者亦諱言兵士之失職久矣原常以精悍出牌之安加以個儻用世之
才濟以家廢三礼發身之孝所養既弘所閱既熟故一出而以書生集
誰辦之事以有司成佐軍之功超乎等夷而五忝于為士者如此諸君
子壯其為人藩之聲詩以為行李之華而備離筵歌吹之奏宜哉鉗然
董軍儲于北邊預有賢勞以裨國計者臣道也治戎裝于南西便途
歸觀以寿雙親者子道也二者兼蓋則忠孝之端也士之大節不可一
日而不求所以克焉者也讀菴先生以立朝元老还政家居正色昌言
聞者興起况其愛子得于耳需目能者有甚亦何指于公言茲行也喜
於暫會而樂之必深念其端歸而詔益切原常敬受而加勉焉壯歲
功名當不止此則是詩亦不可以不序而留以取驗于異時也先尚書
表教公於讀菴先生為同寅交相孚而不比故通家之好予得以兄事
原常而原常壯哉之志則予僕乎莫知其所從矣

贈周君德中同知蘇州府詩序

初成化乙酉之秋安陽周君德中舉河南鄉試第一人京師傳誦其程
試之文而嘆曰中州奇才也然德中數奇弗偶凡七上禮部退而好條
不懈久之年幾可以服官政矣門生子弟多舉于鄉試于廷矣甲辰
之夏乃入吏部銓復舉銓試第一人尚書以下覆其文而嘆曰制科遺
才也奏授同知蘇州府以行於是薦紳能言之士善德中者分韻賦詩
以餞而予為之序曰士之負卓越不羣之才見用於時者其自待必重
而君子亦必有以嘉予之燕之以飲食贈之以車馬而或貽之以聲詩
其禮勤其意周然飲食以適口也車馬以佚身也其予之也淺詩也者
所以作其氣而感其心也其予之也深此三百篇多贈行之什孝者誦
法之至今而莫之敢廢也今天下東南大藩莫如浙大郡莫如蘇
國家財賦所自出而蘇以一郡敵浙之一藩劇可知矣德中一登解于
鄉士再擢冠于遠人其才亦可謂卓越不羣者矣以卓越不羣之才佐
財賦最劇之郡位相值而力相當其舉錯之拳出內之等利病之策所

以厭人心紓民力而大有為于句吳之區以增輝千古循良之傳不有
日哉矧其家食之日長而孝益精管之日遲而事益練其自待之重
久矣亦何俟乎人言然君子成人之美者愛莫助之則禮勤意周而予
之深者非詩亦莫能致之也况諸公之詩或頌焉或規焉亦安知其詞
之溫醇意之忠厚不有脫凡近而上得古詩人之風旨可傳者乎德中
為故鴻臚卿拙逸先生之子江西左右政使德明之弟今駙馬都尉德章
之兄門地之華文獻之盛甲於一時然貴而不矜富而不侈皆士之常
不敢以是取足于德中也故不著

贈宋君廷貴知秦安縣序

太孛之宋君廷貴於 國賓王公言有鄉曲之雅公因聘主其塾訓
其胤子焉子數過王公識其人蓋君名在吏部銓籍甚久將注官矣然
君念有母不在堂每對人語及之必與涕俱一旦東行李告所知將往
首事故郡或沮之不可行且有日而吏部忽得請棟有佐縣正其法甚

嚴君哀然在選中

廷授知秦安縣事以行間者賞曰舍宦執而急

親聞若宋君者孝矣哉天不負之命與事會不徒一慰荷門之情而遂
可百里之民社為母榮得七品之祿食為母養計君之為心視毛義之
喜殆有甚焉然使宋君前期而行則人必為君后時而悔於是王公吟
興而加樂之請予序其事以贈意忠者孝之推也而辭之久者必宏
君誠孝矣又所業者三百篇之經上秋試十有一科不利于有司而孝
益交授之以政宜其達矣而予竊有所進焉者今關中劇旱民饑存與
廟堂蓋不能无西顧之憂勉哉宋君從駕以往拯秦安之人於溝壑之
中而惜之衽席之上為諸邑先以无負遴選之公昭宿孝之成答故人
之厚望不在茲行欵諒矣忠孝之相為用而士不可以偏廢也先是有
著令勅戚夫臣必進脩于太孛宋君嘗與恭順侯者聯規席諸公亦相
率反宋君而禮之故錢君以酒贈君必言王公倡之而諸公悉附其
後云

封奉直大夫知薊州汪先生七十壽詩序

汪氏在新安六邑最盛率祖唐越公華而越公實始居績溪之登源故登源之汪元盛曰裕清先生者仁厚人也以儒醫鳴其鄉嘗用薦為績溪醫官以奉其父甚謹父安其養年九十有二及見五世孫元善在堂而先生亦今年七十矣先生訓育其子孫甚力諸子曰溥起鄉進士守薊用而僅起進士尹玉山諸孫曰度繼舉於鄉而先生亦受

誥命封南直大夫知溥官矣奉若若之親于堂見曾文之孫于家而又送享推鼎之養于官顯受 綸綍之命于朝有一於此皆世之大慶而獲備于裕清先生之身亦可謂難矣頌聲不作其何以昭世德而風鄉人於是其媿友上林苑承程君京輩告諸留中播諸詠歌將寄壽先生而謂詩必有序以見作者之意爰屬之子二聞宣聖論詩必歸諸仁易替家慶必本於積善蓋不易之理也汪先生治以恐起家壽其親及其身推之以活其鄉常宗族甚敬其仁之施善之積不已厚乎而又兩子

競爽為 國家司民命于大郡名邑之間仁聲淑聞足以最考功之書膺 宣室之召詔善與仁益又大焉則宜其壽聞於先者將底于期頤我子入瑞而迓續敬承其后者殆不可量也哉先生誕辰在歲之九月二十有二日張筵於庭長幼咸集稱慶之際令掌歌諸公之詩以侑觴吾知先生心益休體益康祿養 恩封與壽俱進鄉之人顧瞻次蹇又必以為仁人長者其所獲如是有意仰公慕之心則此詩於尚齒好德之勸不既多乎予嘗過績溪訪登源拜越公之廟而哀獨于仁壟亭榭之隅崇出復嶺秀接環時太溪水經其前盤迴百折而后出竊以為地靈所鍾必有異人况盛德之后實家於此庶幾見之以為快乎蓋今得汪氏而后知人境之足以相當也是為序

戶部郎中官君觀詩序

平度官君汝清與予同治尚書就天順壬午之試君陞山東予亦遷地歲比蓋相聞而未相識也既舉進士成化初先婦翁大師李文達公卒

君以工部主事受命往治葬于南陽始識君而未悉其人也戊戌歲
大侵君以戶部主事奉 爾書賑河間予亦得請省覲還新安乘傳
而南通與之遇見君規黑舉措不遺餘力所活數方人心竊異之既又
訪予公館聽君言弭災六事盤司行其一論水患尤切云河間界滹
沱中堡二水地最下有九河故道疏其委以入于衛河二道久而淤為
腴田則民據之或舉而歸之貴近動戚之家知利而不知害也由是水
無所洩加以霖潦則四瀆潰浸正必壞民田歲以為常誠使水有所歸則
歲入當倍且疏濬視賑貸且費不啻什一而議者或病于誹集蓋世之
樂因循而憚興作者常多也予家中世自新安分河間管考圖籍親閱
老按形勢得其說而莫可語者聞君言為之歎喜曰吾人自是其有瘳
乎君亟草奏言于朝而議者果以為不知竟沮然哉北人感君紆國
之心裕民之策口之不置而有遺感馬予既曹先少保哀毅公文喪與
君契闊甚久癸卯夏始上京師適遇君出處則已進郎中再奉

爾書督儲于薊其所建白益多聲稱蓋振予方觀其再見相與傾倒而
君不幸已矣嗚呼悲天世固未始乏才而求夫好古之志經世之務可
以備將來大用之選若君者蓋屈指可數奈何其年之弗求才之弗究
而予亦安能不為世道之惜也哉君捐館時年四十有一有弟曰資亦
孝于鄉長子曰與載方為儒孝生能收君之遺文狀君之德行又告哀
于所還往得輓詩若干章奉以視予既悼君之早世又幸君有信子
弟足以引其有餘不盡之澤而益長也序而歸之俯仰今昔有不勝其
泫然者矣

贈葉君茂卿通判廣平府序

成化甲辰冬十月葉君茂卿乃人吏部銓 廷授通判廣平府事凡同
出新安而方京師者相與榮之又從而餞之俾予有言以重君予於君
交又勢不可以死說乃諗於衆曰世率以地南北異宜人馴悍異性治
之所施者寬猛異法若君之行何如哉君生江南取然一儒者茲仕而

佐大都于北方將孰不以為誰乎予則曰否夫誰者勢也而有不誰者存理也孝足以明理則舉措之間无施不可其何有膠于一偏而不相能者哉廣平古晉趙之境号漳河間一都會風氣剛勁士多義俠若程杵之忠廉聞之列望諸君之風際清德民之孝友遺風習俗不載猶新而例以北方為誰馴欲一切以猛從事亦烏可哉君孝道三礼之王制之詳民志之辨皆已素定又歎屈于礼部蓋健孝益蒙人情世態閱歷之益多茲之往也將大展其所蘊在其長率其屬受由其土人地之北猶南也民之悍可馴也寬猛相濟而政无不成也矧君以教人治廣平皆

帝都輔郡何南北之不通被仁義礼樂之澤最先何馴悍之不相化政今之頒建白之上朝發夕至何寬猛之不相為用而松憂豫計之哉竊有所告于君者比歲以來曠荒民饑江以北為甚廣平其一焉雖聖天子憂勤屢有明詔問民所疾苦而有司奉行不力恒均也若是

者將誰之責欵夫建官以為民也民不被其澤而安居以享祿食循資以待遷擢儒者之耻也君學術若成宦速云始舉而措之將必有出乎常情者哉願與鄉人共拭目焉

贈平江伯陳公還鎮詩序

平江伯合肥陳公志節將漕運兵卒餘歲矣歲一朝京師以為常乃成化甲辰冬上書乞解印就第 優詔不許於是節鉞還鎮有期凡諸紳內交于公者咸賦詩贈之推予為序惟我朝

文廟徙都北京因計悉仰于東南將遣文武重臣建牙淮水之陽以經制之而公之曾大父恭衣公自膺是任論者以為中興計臣第一人其大功盟于冊府其遺愛存乎廟食若不替益隆也公以元勳世胃起而繼之兵強食足為諸鎮之冠而又識達政礼每有建白利病之策昌言于朝以是

主上嘉其忠勤慰諭勉留而指紳懷憂國愛主之心不能已於言者如

此亭竊觀召虎征淮南之夷而周人有江漢之詩李愬平淮右之賊而唐人有方城之雅傳之后世以為美談今 國家承平兩淮晏然非故季可也鉗連丁歲侵得公坐鎮其地拯之輯之不遺餘力休兵極士以收足國裕民之功視虎與愬殆无愧焉矧江漢之詩以舉公鎮方城之雅亦頌西平視公之於恭哀又將以濟美並稱于百代之上盛矣哉世臣之足為國重有如是者然則諸搢紳之作雖北之江漢之詩方城之雅亦何諱哉公少承其父莊敏公之訓喜問孝隆師親友迄今不衰每士夫道淮必禮接之或就而問政有古儒將之風故人樂與之言而予交公尤稔輒為道所以作者之意雖然出入均勞 盛世所以優大臣也公之勞于外也久矣上下之屬望於公者厚矣不日 召還留衛天子建封侯之業以增輝于家乘史冊之間諸僭神加予之者又將不止乎此協聲律被管絃以鳴 國家之盛豈特公一身之榮而已

怡雲錢翁六十壽序

先民之壽大率以百二十歲為期六十則壽之始也出而仕于朝五十服官以六十則指使處而飲于享五十者立七十者坐示將以漸而致其隆焉蓋先王所以優六十之人如此而况予之於親乎當喜懼之文而致夫孝蓋斯順之祝固情之不能已邪旣錫有怡雲錢翁者不異越武肅王之衣門自其祖父伯叔以來世以尚義聞至翁益焉于孝友畫交之表發母之養推上田宅以與兩弟而又屢矜其不立三抗其遺孤雖已產藉是以日服而不恤也方且勉師以誨子捐粟以濟饑輯其先世遺文為散喪編以傳世而翁亦年六十矣於是翁三子因子所善而部趙夢麟主事遂謂曰願有言焉以為八旬壽予不及識翁而得觀其所謂龍慶編者文及識翁之從子所謂馮臚居指者知翁上顯其宗祊而下成其子姓不遺餘力善孝友人也語不云乎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欤仁則壽矣翁雖不仕而以尚義 恩授承事即又以德善重其鄉 之為介為賓且自茲始跡是觀之具心休其禮豫田六十而底于上壽不

殿哉乎維然處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進德之功不少老而倦也豈
惟六十哉萊子十七十而孺京申公伏生年八九十而傳經展舍年
百餘為漢計臣多者未占之入年彌高乃彌邵者如此翁思古之人益
策其所未至而不強其所不能使年與乃俱進祝以斬而致隆將有不
一之書子言則水光也翁名會學濬別号怡慶始生在荆歲之元旦
后六日其配長州徐氏少翁十歲而借老三字曰本相幹皆孝誼亮
世其家云

呂母太夫人

走少童子執纒歸之役于嘉禾呂文認公先生之門先生以清乃正
李輔

英宗退而執經以授

今天子蓋登莫及畢力於公而弗顧其私九區畫家政一出於太夫
人徐氏太夫人濟慎之姿自靜之德賢明之行可方古人蓋一時御大

夫寡卒自以為弗如也走復與及門之士從公子今主客即中秉之以
歲時升堂拜舞為壽太夫人進愛子之心以及諸生由是諸生自幸為
得所依庇率事如生如父事太夫人氏母迄今幾三十年而先生不可
作矣矣太夫人居嘉禾故第無恙在堂而春秋亦六十餘矣及門之士
或顯或隱多以星散而走於秉之得侍同朝篤世講焉能無復向時辰
敬修謁之勤而此心善未始一日忘慈煦之澤也成化己亥春走自新
安省親還朝過浙始拜太夫人于堂矣如夏復自新安起復而未
又獲拜焉凡再見而太夫人體益彊乃益加內政益脩而明禮僕益恪
而嚴蓋不少老而怠其家者如此然獨念秉之不置曰度哉
王事有間乎其遠迎我我將從之撫諸孫以為樂乎人以此是知太夫人
之慈是之至三月秉之秉以大夫夫人政力請徽而南將便道奉移輿北
上遂天倫之私而不廢乃公人以此是又知秉之之孝夫慈與孝皆出于
天而性于人順之則為福敷之則為數若夫夫人之慈散其子之孝而

有不獲福焉者寡矣吾知其心之節如身之胖如將壽之隆如不可以
言贊也走之先尚書云教公於先生為同年母夫入於太夫人有婦以之
義方迎養於京聞秉之之行善不可過知二母之相見有日而獲伸其
私也輒先序其事以貽之請為婦壽之獻

驄馬行春詩序

成化乙巳春監察御史趙謙奏克新奉

命出按于南畿措紳大夫作驄馬行春圖賦詩贈之而以序屬予予竊
觀 國朝著令每歲必遣憲臣分行天下以飭吏出恤民隱其責甚重
而在南北兩畿者為尤甚蓋畿內郡縣地逼而事其地逼則毀譽易逢
事殷則舉措不逞誠非一藩省遠外之地可比矣不火以明經領天順
己卯鄉書又之舉成化壬辰進士有起家之享茲仕知青州樂安縣凡
三年有及民之政受薦而入為御史掌奉 勅畧蓋去子河東又奉
勅紆邊路于居庸諸路有奏取之續房之往也固將有所罷行而遇于

十六

緩急之宜有所糾薦而明于賢不肖之舉可士而之吏民畏而懷之非
議不與而廢政舉舉如是則亦何貴且任之用之足慮哉昔桓曲為御史
時人有行行止避之謹蓋予之也鮑宣為司隸時人有三人再入之歌
蓋期之心今是公之詩多出名卿才七之君子之樂期之表亦皆本于
善善之公可以附古風人之義而傳者行滄靜深職事有暇時取而諷
之固將惕然慮有以副之而莫能已乎不自還 朝風裁無增而多益
振

天子益寵嘉之將有進擢之命以比跡于桓鮑且有徵于是詩律一時
涉良憲臣者曰有奚公馬豈不韙哉

贈守禦倉州正千戶趙良玉詩序

滄州為海間支郡古燕齊孔道而其境東極于海擅兼詔之利盜出不
時蓋嘗宿重兵委將吏考捕海軍節度使 國廟坑一海內於滄州罷
兵置牧專立其民民相安而莫相待者餘百年矣成化乙未 廟廷始

用議者言徙河間衛軍于滄州號守禦于戶所以禦后前代之推暑
裝以養者兵以衛民有所恃以无恐而益安蓋修廢之民策經始之遠
圖也結時三進趙君恂以至于一乃將其兵也行至則營疆界立營強關
屯田而建牙于州中不遺餘力以成偉觀庶幾 時良武弁乎而聞以
勞役得未疾久之弗瘳乃遣其子橫請代于 廟許之橫字良至予季
父之婿也其為人通穎而識事謹愿而好文予嘗札之而愛其助之也
青宮直講之暇為請于同官得許一章以軍其行且序而告之曰守禦
之官誠美矣顧知夫 朝廷所以不憚徵調之煩上子之弗旨者何哉凡
以為民耳矣兵民 禮熟若輔車駘行則上之毀生情否則下之怨
而亦何有于守禦之設哉如使治民者曰兵在以衛民也吾民不可以
不勞與兵者曰民所以養兵也吾兵不可以不戢如此則情等 政相
而為倉人之慶也夫矣良玉自曾太父以來志有開國請難之功載
平謝書且其父又以前成膺過世自壽于滄所者也可二月天而以甚

壯志甚勇他自不有以刃前烈拓后故以谷出將之之寵而無志于頭
紳大夫與進之盛心是豈所望于館甥者哉然則良玉亦安肯取足于
是而不加勉欤

張氏世美集序

啓人有雲菴張先生者以易名家嘗魁正統辛酉鄉薦有推高科取顯
仕之地而先生念失其父也早獨賴母守節訓之成欣然就乙榜以去
文授就祿之令而得蜀之廣安學正自署其堂曰榮養齊蓋之樂不必
鍾也既而親終改陝西華州九年升山東濟南教授凡三主師席門
生多列官中外而先生亦年才五十一耳毅然引疾西歸或署其堂曰
恬退蓋先生之出也可以勵致養之子其去也可以勵患失之臣豈非
一時忠孝人哉今兵科都給事中本謙其長子也本謙世其經學成化
丙戌進士官瑣闥久之受貶刺之 寵且得請歸觀于涪繼時張氏子
弟以輸粟賑饑而為義官者三人以執經入學而為儒生者四五人或

而者其堂曰 曰第而先生未嘗以喜本謙奉 爾書蒙造廟乎湖廣
州兩藩祛宿弊杜私謁克為譚者所誣論判陝西耀州將署其堂曰
遂休而先生未嘗以威蓋先生飭其躬以濟諸人而施諸其家有如此
者本謙明弗克承之將取四堂所得各公記序詩歌類為巨編刻楮以
傳或者為題曰張氏世美集間以序屬予又無以應也會本謙上疏伸
雪荷 特恩建今官而毋計又適至則是編之託予豈可以無說哉惟
古人号世濟其美者蓋有之矣而美之小者不足言若忠孝則美之大
者然亦必不以外至者為成敗而后能之若雲菴先生殆有見乎斯乎
先生通經學古且聞道于至人往 有脫屣世塵之意宜其芥視軒冕
進退從容而先立乎其大者如此勛哉本謙尚以平日所聞于家聲者
充大而光敷之使功名燁于 盛時上報
六号知遇而下昭先生之德于無窮他日所以世其美者將比迹古人
而无愧當世名流所以加予之者亦寧士于是哉先生名多字成功封

兵科給事中雲菴其別號本謙名善吉予同榜進士云

贈知婺源縣事董君序

知婺源縣事董君惟和既受 命將之官而婺源之作者大理評事汪
君守貞合一郡之人在京師者往餞之而以贈言托予 亦素相还往
其何言之贈而為有益于董君哉雖然則嘗聞之矣為政者必悉其土
地人物而後可与言治不悉其土地人物而惟吾意之所如其治之有
成者鮮矣微之為郡也領縣六而婺源独於前代嘗為州五領莫之其
峻極天水之東出者為湖源西出者入鄱湖山川相帶風氣孔完其土
地沃矣忠賢之臣史不絕書即孝之坊門巷相望而子朱子之闕里扁
然中處道德之澤万世一時其人物偉矣夫惟其土地之沃則有所資
給而民易足其人物之偉則有所漸被而民易化使為縣者知其然易
足者安之而弗陵易化者導之而弗尼如是而吾治之弗成者亦鮮矣
董之先蓋淵之勤人永樂初方古藉北京鄞山水之勝甲東南計与婺源

寺而君文喜問李負才力從禮部尚書齊周公海周公器之中成化
辛卯卿卒二進士凡五不偶年益壯李益成閱歷益多且熟筮仕而得
婺源其始之有餘地也可必矣董君行哉履其山川而考其題名前代
之為縣有去思與人所弗錄者為誰莫于先正之堂而服其遺書求夫
為令者之所當勉與所當懲者何在切問近思而无待于外求則其卒
錯之宜好惡之審事上撫下之節必有可觀以无愧于為士其較夫走
阡陌繡案牘而役精神于僕隸之間者相去遠矣竊誦所聞以答諸摺
紳致之董君以為少益而終所之則庶幾婺人之慶也哉

贈麻城縣丞張君序

故華善教大李士贈太師南陽李文達公中子錦衣戶侯士敬曾求
塾師而未得以語國賓易水王公言王公慨然曰吾友太李生成都
張君再識其人也哉士敬即日礼于其庐而致諸賜第之塾中以教
其二子鑄銓馬張君李顯而行別二子者受教唯謹士敬之兄曰尚室

公士欵每誦而器之曰北殆蜀才之遺者乎久之當上吏部遂以成化
乙巳春廷選為湖廣麻城縣丞士敬過于曰子獨可无一言以惠張
公之行哉惟不佞執經文廷公之門且託有姻好凡所以愛厚君者蓋
與士敬同雁夫平日飲燕過從之間有會必俱服官行已之方亦畧傾
倒矣又何俟乎離腸繼繼之際而後有所饒哉雖然士敬之請堅矣
則亦无已而為之說曰子之欲得良師與民之欲得良吏一也是故師
不良而子无所成者一家之愛也更不良而民无所仰者一縣之仇也
出處仕季之道烏有二乎哉夫丞佐令者也過則有犯分之嫌不及則
有曠官之議而麻城又故楚之劇縣境多秀民尤長于春秋非其人政
之公行之廉求有能足乎一縣之望者鮮哉張君之大父子英以布衣
被徵為蜀府守賢堂訓誦父宗器以卿進士歷官同知河東轉運司
然則君得諸家庭深且久矣處為良師出為良吏以弗隨其先烈有餘
地矣子言不足以輔君三行故不自足而益求及夫在我者固君子之

志也欤

贈監察御史汪府君孺人江氏輓詩序

新安諸汪其祖唐越國公其居婺源浯村者在國初有春坊司直蔡
季先坐號最盛諸汪皆莫之及江氏祖梁宗室云梁止避地更姓今不
能復而獨署其族曰蕭江以自別于土著所居曰江灣皆碩宗也汪府
君宗煥出浯村六歲喪母十歲喪父能自立以不墜其先而振其後配
江氏出江灣又能佐其夫拓其田宅而訓成其家人賢翁姥也府君卒
年七十有二江氏卒年六十有七嘗昇平之世而偕老獲歸全之樂其
生也府君贈文林郎監察御史江氏贈孺人受

天子之寃命于身後足以發潛德昭令名其終也長子奎奎進士職風
憲出按于兩淮七閩皆有聲嘗抗疏論天下事不以利害動聞者壯之
餘三子坦圻坤亦相与承其父兄之志力善而无弗肖者長婦以太師
徽國文公世孫諸婦亦皆出良家其後也府君夫婦之喪告哀于遠近

遠近之人无不尽傷有莫有軌昭編累軼上足以勸人之親下足人
人之子其德之徵也夫其生于碩宗勤有師法而无过卒故其累行之
賢由一身以及一家名一卿至於如此而人言之可徵者固不可无述
也不佞獲与今御史君同年進壬有交承之誼蓋嘗过江灣入浯村望
其山水之勝而敬弟府君夫婦之賢讀其哀詩竊有感焉故國其請而
不辭有說以告來者尚德之義也

四

Handwritten text on the right edge of the page, possib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